



廿八

時務報

第二十八冊

18
214
28



18
214
28

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初一日

時務報

第二十八冊

The Chinese Progress

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初一日

時務報第二十八冊目錄

總論民義第一續第二十六冊

順德麥孟華撰

公司民義第二

順德麥孟華撰

戶部奏請裁汰冗兵摺附片

鄂督張奏設武備學堂摺

廣西洋務總局司道飭全省府廳州縣購閱知新報札

英文報譯

桐鄉張坤德譯

論軍事與文化有相維之益

論中國內腐之弊病

論英在中國應如何辦法

論俄法在中國應如何辦法

論上海繅絲廠續第二十七冊

上海工部局歲會情形續第二十七冊

中國婦女宜戒纏足說

呵爾唔斯緝案被戕續第二十七冊

路透電音

桐鄉張坤德譯

俄文報譯

大興劉崇惠譯

中國東方鐵路員薪數目

俄國伯利省設立武備華文學堂

英文報譯

日本古城貞吉譯

英儒論土希大局

革雷得島實情 英前相致威斯土密尼士達書 論俄宜

取不凍埠口於海參崴以南

中國聘水師教習 論俄法交誼日疏 論地

球製鐵之國日盛

拉美草公司繼興

時務報館文編續第二十七冊

查閱沿江砲臺稟

德國來春石泰凱原稿

上元鄭宗蔭譯述

總論民義第一續第二十六冊

順德麥孟華撰

今天下魁桀之士能深知自強之道者皆必瞞瞞於民權之宜重是誠可謂知本矣然彼之眈眈動色者莫不曰欲重民權先立議院中國君權素尊令行禁止事議於下權將移奪議院善矣上能讓權以利民乎中國文學未昌風氣未開民智未開民事未習千百鄉愚將成闕市議院啟矣民能建議以善事乎不知其不能而強行之則今尚非時止足取亂知其不能而強略之則徒陳高義於事無裨夫為其難而倡此無成之事孰與為其易而復其本有之權哉故今欲振中國在復民權欲復民權在舉其分所當為力所能及之事事者民之事也民不任則權之君民能任則歸之民以家人而復親家事則米鹽部署不遺瑣屑手足經營不慮隔絕實心講求不憂膜視不及十年必著大效夫人私其家計及箕帚豈自有之大利而顧棄之哉擴其私家之心精其私家之術此歐美之國自百年以來所由富強莫敵者也故以國為國者罔不弱以家為國者罔不强

語曰眾庶之人可與樂成難與慮始百年以來海內之大四萬萬人之眾豈遂無一二豪傑任其事而為之倡者乎曰有之有之而民事卒未或舉何也曰千門之宮一倖不足以程巧萬鈞之鼎一獲必至於絕脰中國民氣散而不聚民心歛而不羣此

其所以百事而不一效者也。西國民間學會遍地，教務有會，政學有會，商務有會，工藝有會，一切地輿、天算、動植、醫化、聲光、電熱之學，莫不糾合大眾，互相摩擦。大者數十萬金，數百萬金，比較有資，考驗有藉，講究有人，推行有力，故絕域之國，教會可派人以傳教矣。五洲之遠，地會可派人以測驗矣。又其甚者，挾商會之力而遂亡印度。中國每慮一事，不思合羣，以言格致，則物質之新理，化合之新法，獨智不足以窮悟也。以言製造，則運化之巧機，測量之儀器，獨力不足以購辦也。以言貿易，則資本不厚，諸商競軋，獨謀不足以牟利，而它人且得抵隙以抑勒之也。凡百庶事，靡不類是。強者仆於前，弱者戒於後。此一二豪傑，所以皓首而不能成業，躡蹠而不能致用也。故西人之欲私其國，欲私其家，與我同，而所以私其國家者，與我異。欲私其國，必公其事於民，欲私其家，必公其事於眾。天下固未有不合公而可以遂私者也。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地球諸國，其能強而國富而家者，罔不由是道矣。

曰：中國築鐵路，開礦務，創製造，建學堂，練海軍，舉郵政，立銀行，凡百新政，上悉條舉，而顧待重重者之私議邪？曰：上之變下，如風偃草，效固易觀，計誠至善。然變法之議，數十年矣，富強之效，茫如捕風。百姓嗷嗷，朝不謀夕，西江之決，誰能俟之，且朝廷新政，粗舉大綱，民間切近之謀，猶待重重者之自為籌畫，與其滋補牢之悔，無寧為陰雨之謀。若猶泥不議之成言，昧務民之聖訓，坐棄歐美富強之效，而乃嬉卧於覆屋之下，蠢蠢嬉惰，率人類為犬馬，束手哀號，聽異族之繫割，此波闌所以見分於三國，而非洲印度之以萬里大國而受墟者也。烏乎震旦之古邦，黃帝之孫子，其幸勿為非洲印度之續也。

公司 民義第二

士獨則陋，農獨則荒，工獨則廢，商獨則衰，四者具備，命曰瓦解之國。有一於此，命曰孤生之民。孤者無告之苦，獨非生人之道。烏可行邪？烏可久邪？患其解也，莫若結之，患其孤也，莫若羣之。羣有三道：一曰智羣，二曰力羣，三曰財羣。羣眾智則慮事周，羣眾力則任事易，羣眾財則集事速。故學會，羣智者也。欲開新學，必以開學會為第一義。公司，羣力羣財者也。欲興大利，則必以公司為第一義。

語泰西富強之本，莫不曰農工盛也，商務昌也。故夫農產之入，美國歲值三千一百兆兩，俄則歲值二千二百兆兩，出口之貨，英則歲值二千七百兆兩，德則歲值一千三百兆兩。中國沃土遼廣，地非隘於英俄也，物產豐叔，材非瘁於美德也，戶口殷闐，人性勤儉，又遠非泰西諸國之比也。然而農產之入，乃僅三百兆兩，商務之值，乃止二百十七兆兩。若是者何也？曰：泰西之國，農部商部立為專官，獎其新法，許其專利，保以官帑，推以國力，所以

盛也。是固然矣。然上雖保護。未嘗爲之糾衆集股也。官雖資貸。未嘗爲之操奇計贏也。一切舉動。仍民自經畫。而消息之。夫天之生材。必能自立。民之生計。必待自謀。能藉國力。計誠善矣。然堯舜之仁。不能人資以衣食。管葛之才。不能家籌其生業。上不保護。我遂忍饑以待斃乎。官不推振。我遂舍業以受害乎。棄自有之利權。仰它人之鼻息。非極不才。未有出此下策者也。故中國民生之急。不在上與下之相保。而在下與下之相羣。泰西民智多明此義。故規印度之五部。集十二萬金之公司。而墟之矣。通海底之電線。合數百萬之公司。而達之矣。開蘇彝士河之大工。聯兩國之公司。而鑿之矣。一切鉅舉。皆出商會之力。仿而行之。事至而舉。而顧必游手荒業。徒誦國家代謀之不善。無亦自謀之左矣。

今夫積水不厚。其負舟也無力。培風不高。其振翼也不遠。舉事之道。亦猶是矣。西國農工。競於新法。石膏以化土。魚料以肥培。電氣以速長。沸湯以煖地。玻璃以禦寒。汽機以播刈。一切機器。日新月異。徒守舊法。必不足以盡地利矣。然化學之器。動費數萬。打稻之機。佳者逾千。工作之夫。少數於百。一人之力。能任之乎。卽任之矣。而業大業小。所費畧同。若用新機。而田畝不廣。則阡陌界錯。旋轉費時。所事無幾。不盡其用。所得之利。不敷租工。泰西機器之利。所以亦獨厚於大農也。中國人田其田。絕無聯合。上農之耕。罕及百畝。一用新機。必至虧折。貧者無力購辦。富者動色相戒。坐視膏腴。蕪爲畱壤。日觀機器之大利。曾不

世則五也

思合力以竟其用。日慮田畝之不敷。曾不思合地以盡其利。棄貨於地。仰屋嗟貧。匪惟無具也。愚亦甚矣。不甯惟是。日用飲食之需。製造瑣屑之物。日計則不足。月計則有餘。獨任則工難。合衆則利厚。瑞士農民。牧牛售乳。資以爲生。然家自爲業。六足自敷。惟聯其鄉鄰。合爲製造。銷流既廣。獲利極豐。美之乳冰公司。歲入乃至五萬萬。中國地隣赤道。物產駢殷。而未聞有此者何也。合與分之勢異也。卽如吾粵植橙之利。梁氏亟言之。然必逾百畝。收值始豐。橙之實也。必及五年。初植之時。絕無所入。園塹之費。犁溉之工。購樹之資。租地之稅。百畝所費。其先必得數千金。鄉僻小民。不解合財通力之義。中人之產。資藉無多。事畜之餘。羨贏能幾。力既不任。遂委大利而不興。若夫織布之綿麻。製糖之蔗葡。衣食所急。致富尤多。然區區千金。且難羅掘。況糜巨萬之資本。而弋它年之遠利哉。吾鄉衣食業。於蠶桑。大農之耕。人數十畝。蠶可八熟。絲稱六繭。然而植桑無術。每患枯瘠。飼蠶無法。每患僵疫。繅絲無具。每患粗闇。坐此數病。生計日衰。夫上農糞溉之費。歲數百金。聯合百家。數卽巨萬。若以鄉人集股。興一公司。廣譯養蠶之法。精購顯微之鏡。擇種療病。培桑製絲。酌以新法。運以機器。造作既精。銷售自廣。致利之厚。殆難數計。同營家計。併力合心。操作自親。工費悉省。若患資本之不敷。則泰西匠作。固以工賃蓄積之餘。成公司而獲重利矣。力可自贍。權可自主。營謀衣食。甯待它人之督勸哉。顧乃游手坐廢。仰命朝廷。則是饑食渴

飲必得帝力以舖養而後可也。是固必斃之道矣。

然猶可諉曰：鄉曲之陋，貨席之薄，集事匪易也。中國茶商，成本約三千餘萬，其貴可謂厚矣。出口交涉洋商公司之利，亦既習見習聞之矣。然皆自備資蓄，類爲椒商，各立行棧，不相聞問，故入山則爭地，採辦則爭先，兩者相擠，鄉民抵間，乘其所急，所賣必倍，擡價奢索，成本已昂，然競於購辦，不顧後圖，指貨囤積，惟恐不逮，貨缺不繼，乃假錢莊之欸以濟之，倍稱之息，積本尤重，少有奇贏，猶可償其負累也。洋商習此情形，陰持其急，緩時迂價，以俟困憊，期迫息重，利於速售，於是有折成本，得半價以償債者矣。一價驟貶，百眾效尤，貨物鬱滯，擠壅日甚，雖焮焙得宜，製造精異，猶將賤價以遏勒，況其培製失度，攪染惡劣，而復有印度諸產，以奪其利者哉。故歷年茶商，虧缺千萬，利源盡失，蹶仆不興，然而人懷其私，猶相擠競，是猶同舟共涉，風波顛覆，而漠然坐視，不相援手，而復從而擠之也。且洋人之入我中國也，廣設商會，遣人遊歷，規我情形，探我玩好，洋紗洋布，歲銷五千三百萬，其餘鐘表機器呢絨，燄火油食物，以至鈕扣針線之細，莫不投我所好，精巧適用，銷行日廣，歲耗萬萬，而我中國人爭私利，莫識遠圖，不集大商，不聯廣眾，資力綿薄，舉動維艱，彼所嗜好，無人伺察，彼所習用，無力仿造，吾國外銷之貨，如羊皮駝毛帽，辦瓷器，大黃藥料諸物，亦以短

於財本，嗇於路費，不能製作，不能轉運，仍此土物，未嘗精造，巧作以餌之，聽其來售，未嘗輸致各口以投之，且經商之道，酌盈劑虛，俄國苦寒之地，歲以牛油柏油之贏餘，運之英國，歲獲可數千萬，中國餘物委積，絕不通運，閉關高臥，聽其來售，當獲之利，十不及一，茶絲之外，一切雜物，歲銷不及三千萬，輸入輸出之貨，盈胸懸殊，彼以羣來，吾以獨處，以此而求其相敵，是驅烏合散漫之眾，而抗整練節制眾志成城之勁旅也，奈何其不窮且敗哉。萬國交通，競於製器，惟土番野人，不解造作，故以土物外售耳。泰西商會，厚集其本，遠之它國，採其物產，運以機器，易以新製，業大而工省，力厚而貨多，成本既輕，故價廉而售易，英人之織布也，購棉印度，運其國而製之，成而復售，價猶廉於印度，其洋布之銷，吾內地者，亦恆賤於土布，故公司之物價，必小於小商，而獲利之比較，小商獲利之五，猶不敵公司獲利之一，蓋同一機器，同一工作，一人用之，而工不加少，百人用之，而工不加多，能盡其利，故費省而貨充，息輕而利厚也。中人牟利，甯必拙於泰西哉。然而富者自私，輒思專利，而力本無多，貨少費大，一有虧累，力難持久，而遂牽掣於外商，貧者急於小利，不能積少以爲多，舉國塵塵，絕少製造，坐聽洋貨之內蝕，不能運外產以製銷，出口之貨，半皆土產，物產雖富，利悉外流，此泰西所以賡蹙中國，中國所以窮憊者也。故夫泰西之農工也，合眾人

之力。以生未出之利。中國之農工也。散衆人之力。以分已出之利。泰西之經商也。聯同業之人。以規它國之利。中國之經商也。輒同業之人。以爭國中之利。起點不同。引線之差。乃不可以數計。豈必才力之不逮哉。西人聚民間之力。以興民間之事。中人待朝廷之力。以興民間之事。此盛衰貧富之所以懸絕者也。且中國漏卮。日甚一日。議者動謂商部無人。致抵制之無術。而下民商業。自安蕪弛。束手待斃。曾不思合衆力以禦外侮。百業衰頹。利源日竭。上縱不以爲意。民獨奈何。不自惜哉。夫商務之盛衰也。其切線與民爲最近。困窮之苦。民先受害。然後國乃隨之。烈焰燃眉。不待慈母之灌救。敗牆傾壓。不俟保傅之扶持。若待援手。必同焦斃。小民寧不自愛其身家哉。胡日營自救之謀。而計不出此也。

未完

戶部奏請裁汰冗兵摺附片

奏爲冗兵耗財過鉅。亟宜大加裁汰。以紓餉力。以濟時艱。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維方今之計。莫急於理財。理財之急。莫急於節用。節用之計。莫急於去冗兵。是以近年臣部因需款緊要。先後奏請裁減綠營七成。勇營三成。騰出餉銀。聽候撥用。均奉諭旨允行。上年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同 臣部。議復盛宣懷條陳自強大計摺內。亦請 飭催各直省。將裁減兵數。及切實辦法。速行奏明。毋得含混延宕。並

聲明內外軍務均已平定。如江南之榆關撤回各營。陝西之善後防軍。固應一律盡裁。卽直隸之練軍。旅順之毅軍。長江之內河水師。亦應分別核實裁減。以節虛糜。奉 上諭練兵一條。爲各省將軍督撫專責。不論綠營勇營。當此餉項支絀。均應大加裁汰。該將軍督撫等奉到此旨。務須腳踏實地。見諸施行。毋得粉飾因循。一奏塞責。欽此。是裁減兵勇一事。朝廷本期必行。乃自 臣部奏准。行知各省以來。惟山東巡撫李秉衡。請將山東制兵。分限五年。裁減五成。又請裁減防勇一萬六千餘人。練軍一千九百餘人。最爲認真辦理。其餘各省綠營。除同治年間。裁減兵數。毋庸併計。及近時湖廣總督奏請酌量裁減。尙無成數可計外。四川則裁減一成。廣東廣西則裁減二成。江蘇江西安徽河南則裁減三成。各省勇營。除東洋事定。罷遣各營。及近日旅順毅軍裁減綠營不計外。四川則裁減一百二十餘名。江蘇則裁減四百八十餘名。安徽則裁減一千八百餘名。湖北福建各裁減三千餘名。此各省裁減兵勇之大畧也。查各省兵勇。約共八十餘萬人。歲需餉銀。約共三千餘萬兩。而裁減兵數。勇數。僅止如此。此亦奚濟於事哉。夫各省之所以不肯裁減兵勇。與夫稍爲裁減。而不肯大爲裁減者。在腹地則曰伏莽堪虞。在邊陲則曰外侮可慮耳。然如山東一省。西接河南。南則腹地也。東濱大海。則邊陲也。二者蓋兼而有之。山東兵勇。既可大爲裁減。他省

獨不可大為裁減乎。自古兵愈多者國愈弱。史策所書。不可枚舉。我 朝廷定鼎中原。當時所用。僅八旂勁旅。而已無敵於天下。其後額設綠營制兵。多或六十餘萬人。少亦五十餘萬人。較之八旂勁旅。不啻倍蓰。乃粵匪捻匪。川匪回匪之亂。制兵竟不足恃。於是加餉挑練。而有練軍。招募勇丁。而有湘軍。楚軍。淮軍。毅軍。及日本之役。練兵練勇。又不足恃。於是仿照西法。添設新軍。而有袁士凱。聶士成兩軍。及湖北之洋操隊。江南之自強軍。夫明知制兵不足恃。而終不肯大為裁減。明知練兵練勇不足恃。而亦不肯大為裁減。豈非甘棄有用之餉。空養無用之軍乎。且招募之勇丁。以有事而來。即當以無事而罷。此亦古今之通義。乃昔之日。因粵匪捻匪。川匪回匪。而招募者。今粵匪捻匪。川匪回匪。事定垂三十年。而勇營猶未盡去也。昔之日。因越南構爭。日本開衅。而招募者。今越南罷戰。已逾一紀。日本講和。將及兩載。而勇營亦未盡去也。無事而於綠營制兵數十萬之外。又養此數十萬招募之勇丁。歲費帑金二千餘萬兩。庫款幾何。民力幾何。豈能堪此。在昔乾隆年間。增兵六萬餘名。增餉二百餘萬兩。當時大學士阿桂。已言後難為繼。及嘉慶十九年。阿桂之言果驗。仁宗睿皇帝。乃特降 諭旨。令廷臣會議裁汰。嘉慶二十五年。宣宗成皇帝御極之初。復 諭令各督撫核復抽裁。夫 國家全盛之時。增兵六萬餘名。增餉二百餘萬兩。似

於庫儲尚無大礙。而三十年後。竟以帑藏不支。一再議裁。況今日之增勇數十餘萬人。增餉二千餘萬兩。而可聽其長年耗蠹。竟無可已時乎。現在中外相交。兵事利鈍。已可概見。謀國者。祇當以先籌賠款為急務。各省兵勇。但取足為鎮撫之用。而止。誠不宜因仍舊習。耗鉅費。而擁多營。以致借無可借。抵無可抵。民生日蹙。而國計因之愈窮。擬請 飭下各省將軍督撫等。恪遵上年十一月初二日 諭旨。腳踏實地。不論勇營綠營。迅速大加裁汰。其直隸之練軍。淮軍。旅順之毅軍。長江之內河水師。亦即切實裁減。他如江南之榆關。撤回各營。浙江河南之新募各營。陝西之善後防軍。尤應一律盡裁。毋得藉詞推宕。至裁減勇丁。或應分別遠近。酌給一兩月遣餉。以資旅費。裁減制兵。或應體卹貧苦。酌給半年一年餉銀。餉米。以資生計。均聽各該將軍督撫。體察情形。奏明辦理。其裁減兵數勇數。及節省餉銀。統限文到一月內。切實復奏。各將軍督撫。素著公忠。當不致瞻徇情面。意存見好。而不念凡兵之弊。不顧公家之急也。除將直隸綠營練軍。留防淮軍。南洋防軍。河南浙江各防營。專案奏明辦理外。所有 臣等請催各省切實裁減兵勇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再查軍費。北洋最多。南洋次之。自古養兵多者。國未有不貧。且弱者也。前任總督曾國藩。於議定長江水師經費之時。即謂宜多裁綠營。其後論及海防。亦謂 國家此

後練兵惟有多裁冗軍蓋深有念於國計之難支而生財之別無他術也自東方肇
衅中國兵事利鈍已可概見此時誠不宜多養防軍以自敝但合內外全力早還償
款而於凋楚之民勿蹙其生則內患不萌外患或不遽作此實目前切要之圖而各
省疆臣所宜合力維持者也南洋防營尚多亟宜汰併南洋大臣劉坤一夙以國
計民生為念擬請 飭下該大臣從長計處切實裁減以期共維大局所有南洋防
軍應行裁減緣由理合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謹 奏

謹按近日防軍綠營久病廢弛汰去衰弱別練精銳實為至計若但為節餉計而
忘固圍之大猷則似非規畫久遠之道矣且各省一時裁撤竊恐無賴之徒鋌而
走險尤為可慮想當軸必有以處此也本館附誌

鄂督張奏設武備學堂摺

奏為鄂省設立武備學堂以教將領之材恭摺具陳仰乞 聖鑒事竊照光緒二十
一年閏五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練陸軍整海軍立學堂皆應及時舉辦等因欽此
又光緒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二日奉 上諭武備學堂能否於各省會一律添設著
妥籌具奏等因欽此亟應欽遵辦理臣查自強之策以教育人材為先教戰之方以
設立學堂為本湖北地據長江上游南北樞紐又將來鐵路所發端尤為用武之邦
當此時勢多艱自宜開設武備學堂以儲將材而作士氣臣於上年回鄂後即經欽

遵 前旨力籌舉辦一面電致外洋選募洋員教習一面規畫籌款建堂招考學生
等事查近年外洋各國講求兵事益為精密向來中國學堂所教多係俊秀幼童及
各營兵勇文理既昧氣質亦粗斷難領會精要且資地寒微出身尙遠數年之中斷
不能遽膺文武官職安望其展轉倡率廣開風氣況所教學生若僅可充末弁兵勇
之選則一堂之經費數年之功力止成就弁勇百餘名多設則為數不貲少設則無
裨實濟大率外洋武備學堂分為三等小學堂教弁目中學堂教武官大學堂教統
領學術淺深難易以此為差今中華為救時之計雖不能遽設大學堂而教武官之
學堂則不可緩取材精而經費省用功約而收效多今擬專儲將領之材專選文武
舉貢生員及文監生文武候補候選員弁以及官紳世家子弟文理明通身體強健
者考取入學堂肄業緣上項諸人皆科名仕宦中人將來効用 國家引伸會通展
轉傳授上則可任帶兵征戰之事次亦可充營務幕府軍械局所之官蓋此輩即或
未能有衝鋒決勝之才然於考核弁兵籌備餉械整飭製造各局察閱礮臺營壘諸
事則固優為之矣裨益多而收效速似乎無逾於此嘗惟兵事為國之大政古者學
校中人無不先習射御與我 朝八旗文員兼習騎射之意相同而司馬法一書列
入禮家故卿士大夫皆為軍官伍兩卒旅悉入鄉校春秋傳云雖有文事必有武備

此先聖身體力行之效。經義昭然。以至孔門諸賢。多能戮力行間。執戈衛國。唐宋以後。文武分趨。殊失古人教士良法。美意。泰西諸國。民皆爲兵。將皆入學。頗於古義有合。今擬合文武爲一途。雖曰因時制宜。實則反經復古也。查武備學堂功課。分講堂操場兩事。講堂以明其理。操場以盡其用。講堂如軍械學。算學。測繪。地圖學。各國戰史。營壘。橋道。製造之法。營陣。攻守。轉運之要。操場功課。如槍隊。礮隊。馬隊。營壘。工程。隊。行軍隊。行軍。礮臺。行軍。鐵路。行軍。電綫。行軍。旱雷。演試。測量。演習。體操。等事。皆須次第。講習。通曉。始有實用。經臣於上年電致出使德國大臣許景澄。向德國兵部商派都司法勒根漢。千總根次二洋員。來鄂教習。曾與德兵部議定。到華後。法勒根漢加給副將銜。根次加給遊擊銜。令其體制較優。以資表率。管束。並議定。歸總辦道員節制。惟學生百餘人。教習僅止兩人。不敷講授。查據該洋員堅請添募數人。以資協理。現經電商兩江督臣劉坤一。於江南自強軍洋員中。調撥洋員二人來鄂。乃法勒根漢。挑選甚嚴。僅留德守備斯忒老一員。令入武備學堂。隨同教習。尙短一員。允俟隨後。再行訪募。其餘何福滿。賽德爾兩員。派入護軍營洋操隊。教練弁勇。其功課章程。令洋教習酌議。總辦道員核議轉稟。由臣核定。飭辦。洋教習課程餘暇。卽令其誦讀四書。披覽讀史兵畧。以固中學之根柢。端畢生之趨向。另派華教習經理考選學生。百二十名。並選派粵津學堂出身。久充教習者十二員。爲領班學生。按照洋教習講說課程。譯成華文華語。轉述指授。諸生入堂以後。無論何項功名。統爲學生。均須恪遵規矩。虛心受教。違章者卽行屏除。除伙食操衣。均由學堂供給外。每月給贍銀四兩。分定月課季課。年終大課。以考其優劣。如果將來學有成效。擬請援照直隸江南。奏定學堂年限章程。請獎。並擇委差缺。以示破格鼓勵。茲於湖北省城東偏黃土坡地方。購地建造武備學堂。該堂未造成之先。暫借鐵政局。及該局附近租賃房屋。爲棲止之所。派委署江漢關道湖北候補道蔡錫勇。總辦該學堂事宜。令該道督同洋教習。安定課程。認真激勸。並委奏調分省知府錢恂。浙江候補府聯豫。充學堂提調。令其考核經費。約束學生。整飭一切。責令該員等。與洋教習商酌協助。隨事維持。以期有實效。而無流弊。查武備學堂。歲費甚鉅。鄂省之力。本難辦此。然當此時艱事急。閒暇不易得。人材不易成。若再一因循。蓄艾已晚。反覆焦思。不能不勉力爲之。現擬暫在鹽務雜款。及銀元局贏餘項下。設法湊撥。惟此係國家經武儲材之要政。若零星湊補。勉強支持。亦爲非體。將來尚須籌定常款。奏明辦理。以期經久。除咨總理衙門外。所有設立武備學堂緣由。理合會同湖北巡撫。臣譚繼洵。恭摺 奏陳。

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鄂督張招考武備學堂學生示

為招考事。照得本部堂前督兩廣。曾奏設水陸師學堂。去年權篆兩江。又奏設陸軍學堂。今湖廣為長江上游。南北樞紐。又將來鐵路所發端。尤為用武之國。而土風之雄。冠絕諸省。當此時勢多艱。亟宜開設武備學堂。以儲將材。而作士氣。查近時外洋各國。於兵事講求日精。器械既殊。營壘亦異。地圖陣法。軍裝醫藥。無一不窮極精微。籌備周密。以故軍謀戰畧。均須因時制宜。各究專門。斷難株守成法。惟向來學堂所教。多係俊秀幼童。及各營兵勇。文理既昧。氣質亦粗。斷難領會精要。且資地寒微。出身尚遠。數年之中。斷不能遽膺文武官職。安望其展轉倡率。廣開風氣。今鄂省學堂所教者。乃儲為將領之才。專選文武舉貢生員。及文監生。文武候補候選員弁。以及官紳世家子弟之有志向學者。緣上項諸人。皆科名仕宦中人。將來效用。國家引伸會通。展轉傳授。裨益較多。收效亦速。蓋兵事為國之大政。古者學校中人。無不先習射御。與我朝八旂文員。兼習騎射之意相同。故卿士大夫。皆在行間。伍兩卒旅。悉入鄉校。從無不知書之材官。亦斷無不知兵之儒士。春秋傳云。雖有文事。必有武備。經義昭然。唐宋以後。文武分趨。殊失古人教士良法。美意。泰西諸國。民皆為兵。將皆入學。頗於古義有合。查學堂功課。分講堂操場兩事。講堂以明其理。操場以

盡其用。講堂功課。如軍械學算學測量繪圖學槍砲機簧理法。槍砲諸件用法。子彈引信藥力理法。子彈引信各件用法。槍隊砲隊馬隊營陣之要。營壘橋道製造之法。山川險易。攻守進退之機。故學生非文理已經明通者。斷不能指授領悟。操場功課。如操槍隊。操砲隊。操馬隊。操營壘工程隊。操行軍隊。打槍靶。打砲靶。操行軍砲臺。操行軍鐵路。演試測量。演習體操等事。諸生入學以後。講堂操場。必須兼習。始有資用。故學生非既通文理。而又身體堅壯者。斷不能耐此勤勞。本部堂現已於武昌省城內。購地一區。建造武備學堂。布置諸生講舍。任房。及操場。打靶處所。設學生一百二十名。常川住堂。特電請出使德國大臣許。向德國兵部。商聘精通武學之二洋員。前來專司教習。又選派津粵學堂出身。久充教習者數華員。為領班學生。照以上各種課程。稟承洋教習講說各條。譯成華文華語。展轉指授。其學堂未經造成之先。暫以保安門大街大公館。為學生棲住之所。以鐵政局為講授肄習之所。合行招考。為此出示曉諭。凡在鄂文武舉貢生員。文監生。及文武員弁。官紳俊秀子弟。如有文理通暢。而又身體堅壯。願入學堂者。迅赴營務處報名候考。俟報名者約有成數。即行示期。派員考試。再由本部堂親自核定。並察看其身體志趣。聽候錄取。挑選入堂肄業。每月給贍銀四兩。火食另由學堂供給。月課季課。年終大課。並按名次高下。酌給獎

賞惟在堂肄業者。不論何等功名。統爲學生。視同一律。均須恪遵總辦提調總稽查約束。教習所定課程。認真肄習。其有妄言妄爲。不遵學規者。立即屏除。如果三年學有成效者。本部堂必援照廣東江南。奏定學堂章程請獎。並擇委差缺。破格鼓勵。此舉乃爲造就人才而設。並非以膏火獎賞。津貼貧員寒士。諸學生有志在勵學致用。虛心受教者。卽來應選。若意存濫竽。僅圖膏獎者。斷斷不必投考。以免徒干甄別。另摘錄招考章程五條於後。所期人材蔚起。共作 國家干城。有厚望焉。特示。

武備學堂招考學生章程

一學生以一百二十名爲額。凡文武舉貢生員。及文監生。暨文武候補候選員弁。以及官紳世家子弟。無不論本省外省。皆准其報名與考。惟姓名籍貫功名。必須確實。若隱冒捏報。雖已收錄。一經查出。仍卽斥退。

一學生必須有華文根柢。則講堂功課。方能領會。此次挑取學生。其文員文生。俊秀子弟。必須文理通暢之人。其武弁武生。亦必文理粗通。方堪與選。招考之時。文員文生。俊秀子弟。試論一道。武弁武生。試說帖一道。一律糊名考試。並由本部堂派員嚴密閱卷。其舉貢另爲一日考試。作策問一道。不必糊名。

一挑取學生。除華文外。仍須體質堅壯。志氣樸誠。方足與武備之選。第一次考試華

文照定額倍取。如挑一百二十名。挑取以後。再行面試。並相其堅壯樸誠。而素行謹飭者。錄取入堂。其有文字不符。身體柔脆。氣質浮囂者。概行剔去。

一學生錄取入堂。仍照額多取三四十名。俟入堂三月以後。再甄別一次。將不堪造就者剔去。不願學習者。亦准其於此三月內請假。乃照定額留堂學習。除火食另行由堂備給外。每月給贍銀四兩。蓋望其成材之切。不得不爲擇取之嚴。

一凡教西學學堂定章。最忌陸續增收學生。新舊攙雜。不能成班。致令教者窮於指授。現武備學生。既經挑定。以後應卽截止收錄。其有留堂學生。或因事撤退者。亦任令虛額。不得陸續收補。卽使來堂求學者衆。亦祇能俟下屆招考新生之日。令其報考新生。另作新班教授。不得中道收補。攙入舊班。

廣西洋務總局司道飭全省府廳州縣購閱知新報札

爲通飭事。案奉撫部院史札開。照得廣西界連越南。梧州又復通商。中外交涉事件。日見其多。而地方官吏。見聞狹隘。於各國近事。毫未通曉。此留心經世者所隱慮也。現在泰西各國。報館如林。英吉利一國。多至二千餘館。中國亦漸通行。廣西旣經通商。全恃各守丞倅收令。通曉各國事件。胸有把握。方能措置裕如。藉以締邦交而禦外侮。茲有廣東澳門開設知新報館。其叙例著於篇首。所錄各國近事。皆照各國本

文譯出。至詳且備。亟應隨時閱看。以廣見聞。合行札飭。札到該局。即便遵照。轉飭各府廳州縣。一體遵照。閱看等因。奉此。查新報一事。卽古之採風。春秋說萬國。翰軒。太師奔走。又使男子五十無子者。徧採歌謠。是古者有萬報館。有十數萬訪事。故民俗好惡。政事得失。不出戶庭。而無不知之。泰西百年來。推廣爲新報。凡地球之內。政術民俗。技藝一切事理。靡所不備。其士民皆通知地球之故。此其所以日強也。今京師首關官書局。上海時務報。皆以官報廣行天下。今澳門知新報館。又相繼而作。其說論明正。深通時變。尤能激勵憤恥。博深切明。其所譯西國政事。以及農商化電等學。足見泰西富強之本。而非同勦襲訛傳。豈可廢而不閱。且廣西地處邊陲。向無報館。閉塞耳目。殊非細故。又或一行作吏。無暇讀書。或遠宦荒隅。隔絕文獻。欲通時事。其道無由。非閱斯報。何以開智識而資藝業。其各釐卡委員。更宜擴充聞見。以免遇有中外交涉事件。無所措手。除由局分送省城各衙門。及各局。並通飭各府廳州縣。暨各釐卡委員。一體遵照。閱看外。合行札飭。札到該府。即便轉飭所屬各州縣。一體遵照。所有每年應繳報費。應卽先期呈繳。善後總局。以便彙寄該報館收領。其附近梧州地方。應飭令梧州府就近分送。庶能先覩爲快。並將遵辦緣由。稟復察核。毋違特札。

英文報譯

論軍事與文化有相維之益

桐鄉張坤德譯

譯溫故報西三月十五日

三月間。美國叟惟斯報載英之陸軍總統和而斯雷爵臣。在英國總會中。論臨敵及備戰之要義。其大旨蓋以兵乃凶機。戰誠危事。然而武備之修。却與文化有益。因宣告於衆曰。吾今日所論。人或悞會。以爲黷武佳兵。則殊失吾本意。不幸孰甚。吾要不忘臨事而懼。必先苦而後甘也。夫事出於戰。固多可虞。然正以顯雄才大畧。而能馭用豪傑。膽壯耐勞。不畏怯。不惜死。願爲國効命疆場。人而具此才行。可紓國難。雖其國或將傾覆。亦必竭忠以挽救之也。吾再爲汝等言爲兵之道。凡在行伍。亦須立有志行。用能盡力以事其上。必先操習。能耐饑渴。冒寒暑。縱處極苦極難之時。終無怨懟。卽捐軀報國。亦視爲分內。不稍畏避。果使兵盡若是。又何功不成。故備戰之要。必使兵之性情。練習至此。然後可用。若或耽於奢逸。作婦女之態。惟怯不前。此棄材也。亦猶有國者。奢侈廢弛。不知振作。卽不免至於滅亡矣。吾所謂兵之性情。必須練習者。亦卽黜華崇實。勿懦弱如婦女耳。誠使通國之人。皆能強其筋骨。勿致驕惰而生淫佚之心。此非軍事之與文化。實有相維之益者乎。近五十年之內。我國有小戰事。其中得益於文化之處。當亦汝等所共見共知。尤可喜者。每一接仗。卽添得屬地。爲

商務增開新市面。卽地球各處亦常因有戰事。而文化藉以擴興。豈非理之所同歟。無論何處。但懸有我國之旗者。我必設法教化。導之以規矩。示之以公道。此卽文化之本也。縱未能悉化其俗。而吾之心盡矣。凡吾現有屯營之處。或曾經駐軍之所。該地民俗。從前或與生番無異。今則亦能率教矣。言之殊快人意。我國每以攻戰而得勝。非必利其土地也。實欲往行文化之教耳。況得其地。非僅爲益己之計。卽以商務而言。亦與人共之。豈吾獨享其利哉。一言以蔽之曰。因戰而擴充邊界。得新屬地。實皆傳教及我之律法。文化之力。有以維持而羅致之也。人每謂吾之商務。若隨吾旗之所至而興。殊不知吾之教會文化。蓋多好處。足以挈吾之旗。及商務同趨而並進。且戰爭又有與仁慈相關者。譬與生番交戰是也。稽諸史冊。若近今攻戰之寬例。其源流卽從生番人之滅羅馬國始。又或有國正在衰敗變亂之際。因有攻戰之事。得以改其衰敗氣象。一變而振興。故知一國之中。若民無鬪志。卽是滅亡之兆。凡史冊所載荒淫廢弛。及粉飾太過。民拘積習。往往致使其國不能自立。如土京者。其前車之鑒矣。良由其軍民急公赴義之心。已漸頹渙。民心旣懈。誰能復爲國家出力哉。有此急公赴義之心。是爲立國之綱領。庶能沐浴文化。保護自主。外可以禦侮。內可以弭亂。如果一國之中。民習偷惰。武備不修。街衢所遇。無非歌唱跳舞之儔。若此者不獨國運將衰。卽所謂文化。亦無復存矣。上年我國鄉勇義勇投効者。計十二萬人。吾以爲有此多人。奮然投軍。益見我國之文化。方興未艾。此等勇丁。將來期滿裁汰。其性情必較初著戎衣之時。能安分守法。是民因投軍。不致趨入下流。每年挽救於無形者。正不知凡幾。然則吾之陸軍。確因文化而生色。信可稱矣。吾所以不憚煩言者。非求全洲必皆仿行陸軍之章程。但求吾一國妥設律法。使少壯者皆練其筋力。能以自強耳。

論中國內腐之弊病

有孫逸仙者在福脫那忒雷新報中。論中國目前及將來情形。閱其所述各節。凡中國弊病之深錮。顯然畢形。因有此等弊病。致將中國所有之精華。盡爲收吸。若果實之內腐。孫君曾以學會立論。以激勸其國人。然中國而果求整頓。應行應改之事甚多。據孫所言。中國僅知取用他人之長。而不能力除官場之弊。萬難收變法之效。盡人能知。官場弊病。年甚一年。其在十年以前。所作之弊。外人聞之。似猶色然而訝。今則視爲固然矣。近來派差委缺。甚至賄賂公行。有一定之數。罔顧聲名體面。至於若此。聞某省大員。凡伊所屬委署差缺。納賄均定有常數云。

論英在中國應如何辦法

譯溫故報 西三月十五日

譯溫故報 西三月十五日

威士忒敏士得報中載有勞勃生所著論說一則論英在中國確宜之辦法自述其意見云中朝及其固執不化之地方官皆快然若有所喜蓋知各國互相忌妬動輒掣肘也然則我英與法國宜相訂立約此其時歟中國南省現成之地俯拾即是英但與法聯合任所擇取何求勿得中國久已允將西江開為通商口岸此事至今始辦若欲為第二步計宜求經理鐵路之權柄此條鐵路應從廣東與揚子江某口相接在我之正辦尤應考究中國當今之急務而所謂急務者一即鐵路是也其次利便在稅關之能杜絕弊端也內地抽稅章程應與海關相同以目前而論凡應納海關及內地各稅何妨合而一之

論俄法在中國應如何辦法

譯溫故報 西三月十五日

有海勒忒者論俄法在中國舉動載於孫秋雷報中其言曰中國當此糜爛之時究應如何辦法自非將中國開為通商口岸措置周密不可然欲保守中國自主必須由隣國政府會同促之使開其國中所有之水道可以通行輪船舉國各口岸並開為天下通商無限之地除食鹽及洋藥二項仍准其國家為自有之利外其內地所設抽釐各卡一概裁撤所有外國商務應完之稅概由海關經理因中國收稅之處惟海關辦理尙屬妥洽無弊也如果各國彼此相妬不能會同則應由與中國有關涉之各國保守其自主並以擴充保全彼國之商務蓋中國辦事若無外國人為助使之銳進勿退妥當無弊則中國每因循不振譬猶人身之無脊梁中國果思保其自主即應改革舊習所有政事及抽稅章程均應仿照印度或日本之辦法然後庶幾一可乎

論上海繅絲廠 續第二十七冊

譯倫敦東方報 西三月廿六日

至若絲廠設於上海本已大錯當試辦之初設一小廠猶在情理之中如以上海為絲廠總匯之所殊非節省之道計誠左矣一則上海距出繭之地相離太遠二則人工尙少三則地基房價過昂四則所用之水取諸黃浦中有泥沙必須篩濾方能適用今以第一層而論繭從無錫民船裝運上海計程須八日而至亦有從紹興採辦者更須三禮拜到滬不獨路遠非便即其裝運之法亦甚不相宜以第二層而論初時工價每日不過一角六分現在日工僅做十一點鐘而工價增至四角或四角半不等上年招工頗非易易因新廠每出重值以招致老廠之工人遂相率舍此而趨彼致使各廠繅工大減所出之絲亦多不合式其實中國之繭本不甚好每日繅成之絲尙不及外國絲廠所出之半上海繅絲價值每基洛格楞約十個佛郎克綜觀其已往而決其未然而吾歐洲之以繅絲為業者目前可無過慮也近時繅工人

數有加工價當可稍減。然彼此相較，猶覺其昂。良因上海需用人工之處甚多，如紡紗廠織布局之類，加以百物騰貴，食用所費亦較多於內地也。更就第三層論之，所有絲廠大都設於租界之中，上海為通商巨埠，租界地價本昂，自有絲廠之添設，人益居奇，兩年之內，地價騰漲倍蓰於前。造屋工料等值亦同時倍增。上年新設之廠，因此而費實不貲，請再進論其第四層，絲廠所用之水，由自來水廠汰濁澄清，然後供其汲用，又不免多一糜費，故為中國絲廠計，莫如開設內地，出爾總滙之處，其人工地價及造屋物料無不便宜，隨處皆有河渠水多且潔，所辦鮮繭可儼棧房存儲，非必匆促舟運，急不能待矣。果如所論，庶幾絲廠可興，諒有識者當不以吾言為河漢也。或問開廠之始，何不即照此辦？曰：外國人固不愿受華官之欺侮，況各種機器向不准運入內地，即使中國商人在內地設廠，亦必受地方官之抑勒。今雖機器已准內運矣，而華商猶有畏於官，仍未肯輕舉，然而內地設廠會當有時。現在蘇杭已有官商新開數廠，以吾度之，遲早之間，終必移設內地。屆時上海當不復有繅絲之廠矣。或又問近惟廣東人仿照外國繅絲之法，行之於中國，其效立睹，是何故？數答曰：粵民較長江一帶之人，更能耐勞，勇於赴事，其地方官無敢估其便宜，視同長江一帶者。廣東絲廠多在內地，擇出繭各處就近分設，使工價不至過昂，且廠由華人

股開，每自經理，無藉於外國人相助，以故東方繅絲之廠，首推粵人，得以獨擅其利者。要在工價之廉，而措置得當耳。日本人所辦亦即如是。然則上海華商，益效其良法，踵而行之乎？往者不可追矣。及今改圖，則亡羊補牢，猶未為晚。努力自勉，跂予望之。

上海工部歲會情形 續第二十七冊

譯上海字林西報 西三月初十日

清潔所醫官格蘭脫君於六月間抵埠到差，認真從事。其於局報八十八頁，至九十四頁內，所言喉症及痘漿所，以及化學房內所辦各事，津津有味。工部局聘請得人，幸莫甚焉。

工部局因開辦侍病所，由英國聘到侍病婦女三人，於十一月間抵埠，辦事練歷，人皆稱道。該侍病所監員在局報九十五頁內，所陳各節，及言該所須備臥床一層，應請租戶核辦，至備床一層，上年租戶本曾籌及，惜未舉辦。侍病所事頗繁，三人斷難照顧，誠如格君於局報中言，冬季病症本少，侍病所尙忙難週顧，其亟應添人，豈復待言。余請諸君竭力核辦。

電氣所 指電燈 等言 辦理仍頗合意。來年當可布置愈善。其所獲之利，除付借款息銀外，尙餘一萬二千五百二十五兩六錢九分。上年計七千四百九兩三錢九分，此款仍

存滙豐作爲補足少估之款及撥歸儲還借款項下現計存銀三萬六千九百三十四兩四錢二分。

工部局上年又少辦事二人皆有功於租界者也。一因回國幸起居安康如我所祝。此卽愛許雷君也。曾充局董其所辦殊有益於公事。想諸君莫不感佩俱深。一千八百六十六年火會方設。愛君卽入其會。總管機器督率一切。年齒加增而精神矍鑠。足見體氣素壯。故能辦事耐勞。但自覺年邁。立意告退。工部局以愛君督火會時。有益於衆。爰在美國辦此器物。語至此卽舉所購之物呈衆觀看將以奉贈愛君。以誌其功。而酬其勞。想諸君必以爲然。一爲麥總巡。去秋在橫濱作古。遺屬將柩帶回滬上。埋諸外國墳山。在其妻柩之傍。工部局爲在墓上立碑誌敬。憶麥君於一千八百八十三年。應聘來滬。創設巡捕。其辦事之認真。但觀巡捕之精練。概可知矣。斯考忒君言至此。謂伊有言。陳請於諸君。其言曰。余請此會按照一千八百七十年所立田地章程。准工部局分發借券。暫籌銀十一萬八千八百兩。此款至早在五年後歸還。至遲不得過二十年還清。長年定給息銀五釐。藉補上年開支虧短之款云云。夫籌借款非無便益。且於勢亦所難免。惟出款加大。尤必將各項入款重核。方合理財之要義。以故就預算簿而論。余請將租界度支大概。交本年局董辦理。並將各項稅捐加添。使入款增

多。則所發借券應辦事宜。有數項。可卽停止。務冀各項稅捐所入。久而久之。能過出款之數。現我租界已變成貨物製造之區。是非將入款另核不可。有名愛爾福特者。謂伊請附和斯君所請。主座者遂以斯君所請問衆。咸以爲然。斯君復請凡進出本口貨物。應納捐則。始於一千八百八十五年。應仍照行。至下期歲會再議云云。此請例衆亦以爲然。斯君復請此會遵照一千八百七十年所立田地章程。飭令英美工部局。本年仍向應納稅各戶。照納開列於左之各項稅捐照費。

一地稅 凡地在洋涇浜迤北英美租界以內者。其地戶租戶。應令照所估之地價百分之一。中之十分之四抽納。並分別先期繳納半年地稅。一在正月一號。一在七月一號。

二四季捐 凡西人所住房屋。應令房客照所租。或所估房價。百分之八抽納。並令在正四七十四個月一號。先期呈繳。

三貨捐 凡住租界以內之人。或在租界以內。裝卸貨物。或在大關報關貨物。應令照本年歲會所定捐則章程。完納貨捐。其捐每月不得過所報貨價。百分之一。中之十分之一。

中國婦女宜戒纏足說

譯英律師担文夫人印送刊本

未完

曩以中華爲極大之國。今何積弱至此。我外國人觀之。首明其故。蓋由於婦女之纏足也。彼爲婦女者。世代相承。類皆舉步艱蹇。其男子又焉能奮發有爲。中國之西數省。此風尤盛。故丈夫之有鬚眉志氣者。亦覺此數省爲最少。在吾等目中視之。纏足一事。與國家之興衰有關。顯而易見。然以中國人視之。似猶隔膜。無當於理。如何尋常年少之人言。伊之爲此者。良因其母推而至其祖母。曾祖母皆係小足之故。致相沿而不知其非。是說也。萬難使其信而能改。亦猶英國趨時之人。好尙細腰。若語之曰。女人細腰。甚於身軀有損。欲其信戒。同一難也。現在中國少年。漸有省悟。亦知此爲損人之敝俗。曾聞有體面之人。於成婚之後。遽令其妻解纏。舒趾。廈門復有中國人相約。設立天足會。名義却合。此會設已有年。又在他處推廣其會。其中以美國人傳教之力居多。但欲使不纏足之體面女人。其數日多。尤非勸戒之力。再能擴增。遠及不可。目前有億兆幼女。因此惡習。身心皆受其累。外國之人。有與中國人來往甚疏者。尙未被其小女子因纏足而呻吟。致擾宵睡。然爲女也。母者。因被啼哭而醒。怒起而撻其七八齡之弱女。轉爲常有之事。據外國傳教女人所述。伊曾目覩有強壯華婦三人。猛力揪按一小女子。相助逼勒。使受磨折之痛苦。夫女在幼齡。而受其親生母如此酷待。彼之怨楚於心者。較其足所受之創痛。更難堪矣。中國俗諺有

云。小脚一雙。眼淚一缸。亦可證纏足之苦楚。而爲此荼毒者。其心腸誠堅如鐵石也。噫。中國之敝俗。吾人固已習見而稔知矣。常聞某處火災。焚斃小足婦人。吾雖爲之惻然。亦止付之一歎而已。每見伊等行走之狀。趑趄跌蹠。若將顛躓。故吾人之寓居上海者。多不肯將已孩付諸此等舉足無力之女人。使其保抱。況此小足。本非天生實人爲之也。吾果代爲細想。中國有此陋習。使其女流。日困於創痛。坐立不安。以較近今日人之攻擊在中國所受之窘累。似猶彼輕於此。不足道矣。至於持家藉乎內助。無論何國皆然。惟中國一類人則異是。幾若內助之可以偏廢。家有婦女者。除在深閨拈針繡履。及乳哺嬰孩而外。尙何所事。卽房屋之內。灑掃收拾。亦皆男子自任之。凡人有曾寓中國客棧者。卽可知其室之若何塵穢。正不知男子在家。何者爲分內應做之事。俟吾等先將其婦女在家應做之事。查悉之後。或再有日尙須另著論說。總之收拾房屋。婦女可以置身事外。但就僧寺尼菴。彼此較觀。卽可分別男女平居之勤惰矣。中國婦女。束縛其足。既已跬步伶仃。其手亦因之不潔。或扶於門。或支於桌。手之所值。物爲之污。若是之儔。豈能使其任掃除整潔之事。雖然。亦可憐矣。在彼固出於無奈何也。卽據吾人所聞中國婦女。亦未嘗以纏足爲然。惟徇於俗情。謂女子如不纏足。卽不能締良姻。而得佳婿。娟娟細弱。已耳熟而心識之。故不得不忍

痛聽其母爲之纏足。其稍長者。或自纏束。或女伴相約。彼此互爲之。務求其尖且瘦。譬如外國童稚。偷取雪茄烟試吸之。雖病不輟。及其長也。始悟雪茄烟爲患之基。皆由於第一支之偷吸也。幼小何知。見人所爲。每喜學樣。爲之母者。亦惟恐其或不如人。心慮他日爲人之婦。雙鉤不織。似此惡習。必須大力挽救。使通國入皆省悟。方能革除。外國女人亦可相助爲力。所望衆心如一。堅持定見。中國女人之纏足。有本非所願者。當無不樂從。且各處已有多人甚覺此事之無謂。幡然思改。湔去其舊染之習。誠使女子俱知男子不喜小足。又孰肯徒自苦乎。雖精於斯技者。亦將廢而不傳。此猶英國從前鞭製過緊。人多苦之。近已改而寬適。咸以爲便。舉相告而譬喻曰。前代黑暗世界。最惡毒痛苦之刑罰。今得去其一端矣。

茲將天足會倡首諸西人男女姓氏摘錄於左

英律師担文夫人 瑞總領事柏古夫人 英總領事韓能夫人 英領事安而

福夫人 法總領事白續夫人 英女士栗得爾 醫生黎夫斯乃逗

呵爾唔斯緝案被狀 續第二十七冊

譯滑震筆記

維時余默坐屋內。詳細籌畫。門若然而開。莫猝至。不覺一驚。諦視其貌。長而瘦。額骨尖而白。兩眼深入眶裏。頭髮甚修整。面白無血色。兩肩上聳。如讀書人常態。一望而

知爲山長也。其頭向前而伸。動搖間宛如蛇形。眼閃閃視我曰。余以爲爾必有善計。不料爾出此下策。僅能備槍於衣袋中而已。夫憑槍之力。危道也。莫之來意。明明爲害我起見。故我爲先發制人之計。將屨中之槍取出。置諸衣袋。對準莫身。以防其驟發。莫如此一說。我卽置槍檯上。莫兩眼閃閃。笑容可掬。實爲叵測。幸我手中有槍。以備不虞。莫曰。爾不認識我乎。我曰。識爾久矣。爾如有所言。請五分鐘談畢。莫曰。我所欲言。諒爾已知。我卽答曰。我所欲答爾之言。想爾亦知之。莫曰。爾靜立。卽探手入袋。我立將槍取起。莫乃出其記事簿。述其所記之事云。正月初四。爾阻我路。廿三設計陷我。幾不得脫。二月中又復逼我。使我無地自容。暨三月底。我所設之計。俱敗於爾。現已四月杪矣。窘我益甚。實不甘心。斷不能坐以待斃。我卽問曰。汝將若之何。莫搖頭曰。爾速放手。慎勿再辦。我云。須俟一禮拜後放手。莫曰。不可。爾聰明人。豈不知今日之事。惟有一條生路。所謂生路者。卽爾放手也。若不舍。我亦自有法。足以自便。爾所設之計。我已盡知。弗笑容向我。我將踐我所言矣。我曰。我所爲之事。本屬危險。莫曰。非但危險。恐不能保其首領。以爾此事。非僅害我一人。將害及我等會中之人也。此會勢力甚大。聲氣極靈。爾雖聰明。始未見及。爾其速行。否則蹈爾脚下。我卽起曰。我暢談半日。忘却他約矣。莫不言而起。搖首者再。旣而曰。我意已盡言。惜爾不從。然

爾稍有舉動。我悉知之。禮拜一之前。爾何能爲乎。爾今談笑之下。意欲擒我。則萬萬不能。爾可以制我之命。則我亦能制爾之命也。我曰。爾說甚客氣。容我徐徐答之。我果能爲地方除去一害。卽置我死地。亦所甘心。莫作恨恨聲。曰。我只能許爾一語。不能許汝又一語也。卽旋步而出。此我與莫相見情形也。莫相見之時。談笑從容。毫無驚惶之態。而其所言。確是真語。非虛聲恫嚇可比。莫既去。我計無所出。自爾觀之。必謂我何爲不令巡捕保護。不知我所以不令保護者。知其必令羽黨害我也。此有確據。並非懸揣之辭。余問呵。爾是否已爲所打。呵曰。莫之爲人。斷不使脚下草能生長也。我中午有事。往四斯福忒街。行至倍痕汀克街口。見一馬車。飛奔而至。速如電光。我急趨避邊路。否則必爲所撞。所差者一杪鐘耳。此馬車復奔過埋而步街。一霎時已不見矣。我卽依邊街一路而行。至惟也而街。忽高屋之頂。飛落一磚。幾傷及足。我卽令巡捕查勘。見無數磚石。堆在房頂。預備修理。巡捕云。是風所推落。我已心知其故。但無憑據耳。卽雇馬車坐到我弟處。歇一日。方找到爾處之時。路遇匪徒。以棍擊我。我手快。還擊跌之。交捕管押。但途擊我者。雖以門牙咬我手指。明是意在害我。然萬不能因此故而查得撞我之馬車。並其設計撞我之人。蓋設計之人。遠在十里外也。所以我到處謹慎。至汝家。卽請關閉門窗。並須汝許我由後門出。余素服呵之勇。

敢。今聞呵之言。從容不迫。尤歎爲難能。愈可欽敬也。此種情節。若使尋常人當之。鮮有不惶懼者。余問曰。汝今日可歇此地否。呵曰。不可。客如我者。未免太險。慮累及主人。我行自有計。當可免害。幸勿過慮。現在以捕若輩而言。我卽不助力。巡捕亦能擒獲。待其拿獲。我往證其罪可矣。故此二三日內。不如避之。聽巡捕自行辦理也。爾如能與我同赴洲最善。余曰。近日醫事清閒。并有鄰友可以代診。決計與汝同往。呵云。明日卽行。余云。謹如命。但是否決計明日。呵曰。必須明朝。我有數言奉告。爾幸記之。不可誤事。爾今助我圖此有力之流氓。其勢甚危。機事宜密。爾收拾行李。交與穩妥之差。今夜送至維多利亞車站。不可標明字記。早起時。雇一馬車。叮囑雇車之人。其初來之車。不可雇。須雇其後至者。卽坐至海邊。迺書明所應往之地。於紙交與車夫。戒勿遺失。並預備車價。車到。卽奔過阿開特街。到阿開特對面。九點一刻。既到。必見一車候於路旁。其車夫衣黑馬褂。衣領係紅色。爾卽進此車。到維多利亞。正可趁開赴洲上之快火車。余問曰。然則在何處相會。呵曰。在車站之前面算起。第二輛頭等車內。已先定矣。余猶挽留呵不得。其意恐留住此間。將害及我也。呵又述數言。卽引至花園。越牆而出。至三毛鐵末街。忽聞馬車鞭響。已遠去矣。次晨。余如呵所囑而行。雇馬車更爲謹慎。早膳畢。卽推至海邊。奔過阿開特。見有轎式馬車。車夫衣黑衣。俟於

道旁。即躍上此車。馬夫即加鞭馳至維多利亞車站。既下車。車夫將車撥轉馳去。絕不顧我。視行李已安頓矣。一路悉如所囑。欲尋阿所言之火車。亦不為難。因車子已標定記號矣。惟不見呵爾唔斯蹤跡。心甚惶急。此時車站之鐘。只有七分。必須開車。余於出門人中及送行人中遍尋之。皆未見。

未完

路透電音

希政府決計撤退駐革島之兵。意在求各國干預。政府所決。希民尙不為難。惟革民雖已將萬東司副將調回。仍岷強如故。○土皇但求相宜賠款及稍更畫邊界要區。即滿意也。西五月○希除退兵外。德又堅請希允聽革自行管束。並允悉照各國之言辦理。希已允如所請。各國現在擬列干預各款。行文土國。西五月十一日○駐土京各公使。力請土政府停戰。而土國鬪志甚壯。西五月十二日○日本向英借金四兆磅。已有成議。○中國籌借英金十六兆磅。其合同綱目。已由某員在北京代為簽字。西五月十三日○希事。德國在土京。自始至今。獨立門戶。另行辦理。現勸土廷堅請所有希國度支。非各國管理不可。西五月十八日○土廷所請。駐土京各使。置諸不理。復備文申請停戰。並謂各國不能坐視希國之窘。德不允在該文簽字。因又另議。而土王已降旨停戰。西五月十九日

俄文報譯

大興劉崇惠譯

中國東方鐵路員薪數目

譯海參崴報俄二月十日

中國東方鐵路公司所派官員。如王爵烏賀圖君。即出使中國大臣羅特斯坦君。克爾別滋君。波濶提諾伏君。魯馬能務君五人。總理集股事宜。其專司稽查。則為拉奇濶伏君。米哈列福斯克君二人。他若優戈威赤君。為營造正司員。以伊格那奇烏司君副之。優君又隨第一起官員。查勘工程。此起官員。內有督辦營造大臣王爵賀爾克福君。及工程師數人。官醫一人。均於俄歷二月初一日。乘坐撒拉多福義船。由奧迭撒駛往海參崴辦公云。查該首段工程。擬於烏蘇里邊界一帶起建。計長八十餘俄里。督辦大臣薪水。年給一萬五千元。稽查及管股官員。年給八千。或一萬元不等。工程師二千至三千元不等。官醫約計五千元。此外各得公費五千元。前往差次。沿途照料。不給分文。但須於此項下。扣留二成。至差旋補清。俾沾餘利。計首段工程。二三年內可竣。并聞第二起官員。俄歷三月內。將次啟行。其餘則在四五月之間云。

俄國伯利省設立武弁華文學堂

譯東方報俄二月十八日

俄國武弁。舊有學習東方語言之議。今伯利省統領駐防軍營某君。量加推廣。即在該省設立華文學堂。肄業者皆營員也。擬自一千八百九十七年起。至九十九年止。

學中功課以練習中國語言爲第一要義。口傳心受。即在營中舉行。其綜稽文事。講求武備各事宜。責成副管帶某君辦理。所有堂規。概與教習秉公商訂。聘請東海濱總督衙門文案繙譯多布羅威多福君爲華文正教習。另聘華人副之。月薪二十五盧布元。由營發給。營官學習華文。共分三期。第一期自一千八百九十七年正月初七日起。至五月初一日止。第二期自是年十一月初一日起。至次年五月初一日止。第三期自九十八年十一月初一日起。至九十九年五月初一日止。學堂每班不得過七人。如多。須分班教導。應由該管官員擇其情願來學者挑選。名冊留營存查。現訂星期一周。就學三次。每班教導兩點鐘。均於武官公餘交課。每屆期滿。由總辦考查。以規造就。考取者准於下屆接習。經費自備。惟一切入門指南各書。則由官購備用。但入學諸人。無論已否畢業。均不得別尋門徑。俟有成效。方給文憑。奉差入華焉。

東文報譯

日本古城貞吉譯

英儒論土希大局

譯國民雜誌西五月初四日

英國自由黨名士查列斯垚兒克氏。當希臘未開戰之時。論其情形云。希臘人民。忠勇義烈。嘗獨立戰爭。以肇造其國家矣。然英法俄三國干涉稍過。制限其境域。以致疆土甚隘。幾乎不能成一王國。往往有被饑餓之災。當此之時。希臘近海諸島。雖亦

有能與希臘同叛土耳其。而克奏功績者。然三國干涉。不肯以諸島附之希臘。止以不毛之地與之。沙摩斯之一島。歸希臘太子管轄。設立議會。行自治之政。除此等島外。仍總歸諸土耳其。千八百六十七年。革雷得亂。希臘發義兵以應援。當時土耳其掌彼近海之權。故發兵往鎮焉。千八百七十八年。列國會議於柏林。謂希臘國土。過於狹小。舍沙梨也。閉惹那士兩州。與希臘宗教及人種相同。乃以彼人民住居之處。歸希臘統屬。余嘗爲委員。參議其事。故洞悉情形也。蓋列國與土耳其交涉。自訂伯林條約後。至千八百八十年四月。余爲外務次官之時。續辦此約。無或間斷。然未得要領。於是我英遂促諸強國而立調停之策。以舍沙梨大部分屬希臘。以也閉惹那士之大部復歸於土耳其。因此之故。在昔希臘文化中樞之地。如也使亞亦屬諸土耳。其他若阿連比亞。鮮打士諸山。未入希臘之版圖。此等諸地。爲希臘古史最有關係之處。然希臘人種之一半。猶未免住在希臘之境外也。希臘國王。素有才幹。善制馭國民。不使奮激生事。以徐待機會之至。至千八百八十六年。忽動干戈。欲畧取也閉惹那士州。此州在伯林會議。斷爲希臘之屬。後復爲土國所有。然列國又干涉焉。各邦艦隊。封鎖希臘海岸。英國實爲提倡。以抑制希臘之輕舉。且責曰。汝昔爲土耳其所敗。宜失其屬土也。於是希臘竟不能酬其志。而斯事遂寢矣。邇來希臘義勇團

等屢戰於舍沙梨。竟成功於一旦。其持志也。有堅忍不拔之操。蓋知土耳其之事。非假以時日。則不能如意。竊謂不如阻礙保家里亞。以奪取麥舍多爾亞之爲優也。自去年土京虐殺亞兒米尼亞人以還。小亞細亞禮把弄。把兒士丁。革雷得等。叛亂接踵。於是希人憤激。不能自禁。去秋以來。其義勇兵士。屢侵革雷得麥舍多爾亞等。遂至有今日之事也。想列國意欲更革土耳其弊政。則宜加強壓之策於希臘近海諸島。若欲分割在大陸土耳其屬土。則奧俄之間。必生釁端。雖英俄不能相保。卽法國亦不肯置諸度外也。當革雷得與亞兒米尼亞未事之先。俄皇尼哥辣第一。說英國分割土耳其。謂埃及與革雷得。英國須取之。而蘇彝士以東之命。俄奧二國能制焉。乃忽爲法所干涉。其議遂止。今議會開院之夜。沙力士伯雷侯演說失言。誤謂今若有如俄先皇尼哥辣所提出之議者。則吾喜贊成之。然歐洲諸國。似總不欲分割土耳其也。歐洲列國。雖不喜分割土耳其。然固欲使希臘近海諸島。凡同種族宗教者。屬希臘版圖。特意見各別。恐難切實施行。究不知列國之意何如耳。比聞德亦不喜此事。奧又欲得希臘人所居之沙羅爾格。意亦於前數年嘗欲得亞羅把爾亞之地。而與希臘相背矣。唯法則本親希臘。英國輿論。亦有此意也。要之列國諸皇。並政治家等。懷保守之見者。苟且偷安於歐洲東部之和局。而不復思和局之果真否。是爲可歎耳。故苟如此而遂己乎。則希土紛紜。靡有底止也。

革雷得島實情

譯東京日日報 西五月十一日

三月二十七日。本館在土京訪事來函云。二月十九日。英法德意奧俄六大強國。艦隊提督等。在革雷得海面。同致公文云。列國艦隊。封鎖該島諸埠口。凡暨希臘旗章船舶者。概不准其進口。如列國及中立國船舶。非爲希臘革雷得聲援者。則准商貨進口。施行此令。始於三月二十一日上午八點鐘。列國艦隊提督等。各經由其國公使。告知希臘政府云。貴國須於未施行此令之前。召還貴國艦隊。不准在革雷得海面。如不允諾。則列國艦隊。勢必以兵戎相見矣。又簡派軍艦於革雷得島。傳一書云。英法德意奧俄六國艦隊提督。各奉本國政府之命。同宣示島民。諸大強國。擬斷令革雷得島歸土國管屬。而許行自治之政。可期拯救瘡痍。興復島中之荒廢。且不論其人種宗教。有異同與否。均保各人自主。並貲財無恙。以漸開島中利源。又能興復商工等業。使自治之政。實有效驗。是諸強國之志。諸強國固知島民能諒此意也。第更始之端。以此爲要。爾等須少安毋躁。寢息干戈。列邦有厚望焉。夫諸強國之喜和局也久矣。如島民猶未厭兵。則諸強國若徑行其志。豈果無策以處此哉。雖然。諸強國固料不至見如此不幸之事也。島中之民。不論耶回教徒。亦必同心戮力。以謀革

雷得之盛運也無疑矣。列國艦隊既致此書於革雷得，又列邦艦隊提督中之領袖，爲意國艦隊提督卡里華羅，嘗招革雷得黨魁四人至彼艦中，慰諭云：諸強國擬施行自治之政於該島中，公等宜罷兵息民，以復一島之和局。是諸強國所深願也。四人齊答曰：在島中奉耶教之民，決志欲免土皇暴虐，與其歸土皇管轄，不如甯死之爲愈也。遂不復聽意提督所言。翌日列國艦隊提督等自派三人詣黨徒駐屯之所，接見其黨魁等數人，具告封鎖希臘艦隊不得復進口之事。又云：諸強國所擬之自治制度，蓋勝於汝等百般之制度萬萬矣。如汝等不欲實施諸島中，則諸強國將以威力相加也。黨徒等款遇三提督，用相等官位之敬禮而遣歸之。三提督等遍歷黨徒屯駐之所，而抵尼拉加，又會見黨魁所告之語，與昔相等，而黨魁所應答亦與前黨魁所言同。三提督已全使命，將辭島民而去。黨徒等整列戎隊送之，且祝曰：該島合併於希臘，則萬歲同享此福。又祝云：非併合則誓與死戰，呼祝之聲聞於數里。由此觀之，則其決斷之心亦可見矣。六強國既發令封鎖各埠口，又將調兵隊上革雷得岸，奧德二國忽改前議云：調兵上陸屯駐之事，敝國不能協贊也。尋英國亦有不平，將別開生面焉。二十五日電音云：英察知俄土訂結密約，而俄獨計其利，以排擠列國。於是列國各懷異志，欲事同一轍，不可復得。英既有不平之志，俄德驚惶無措。

英法將益親密，英相沙力士勃雷躬至法京，與外務大臣亞諾倫議革雷得之事，蓋英國以封鎖埠口爲非也。比聞現在希臘船舶陰運兵器糧米於革雷得者，絡繹不絕云。

英前相致威斯土密尼士達書

譯國民報 西五月
初五日

英前相虞拉士斯頃避寒在加頓，見土國時事日非，致書於威斯土密尼士達公爵，具陳其所見。倫敦苦魯尼哥兒報請虞氏登載於報端，其書曰：公爵足下，余與子天各一方，末由過訪，非如平昔卜隣接居，往復馳書之易也。邇來歐洲東部情形，風雲變幻，不可測度，揆彼實情，漸如棼絲之難解，迫得吐露衷曲。上陳清聽，誠不得已之事也。前兩年間，各種事變起於東方，頗極慘烈，致使予心不忍緘默，然天意茫茫，猶未厭亂。至近時事幾接踵而起，東事漸西，譬如燎原之火，自東而來，照我歐洲西部，西部人心洶湧，不能安堵，齊注視政府之所爲若何。當此之時，謂吾人宜緘口而不言乎？抑宜大聲疾呼乎？蒙竊惑焉。抑余自退隱於寬閑之野，機心久忘，雖然竊思造生天地之始，由一粒砂礫積漸而成海岸之一部，且余歷任國家之樞機，明知有關繫於東方交涉之事，則豈容默爾而息哉？但余欲吐露衷曲，恐人視爲黨派之見，則余所言雖公明正大，未免予人以口實也。余仰足下盡瘁於內治者，十有餘年，如得

附盛名以表暴於天下。則使人信余所見之公正。然後乃無遺憾也。伏希足下寬恕焉。蓋欲除去一國一黨之私見。免貽偏僻誇張之譏。惟今時爲然也。何則。歐洲東部。所以有今日之事。以列國手段相同。而立志各異也。故一國包藏禍心。而阻格大事。則列國並受其害。禍患一出。則毀譽寵辱之加。亦在所不免。故懲罰亦必從之。特不知咎歸何國耳。試詳敘其所由來焉。夫土人虐殺亞兒米尼亞人之事。爲近世以來未嘗見也。且此等殘虐悽慘之舉。亦實六強國所親見。六強國嘗簡派公使於土京。代表其國家之命。然卒不能挾制土皇。而禁止其殘虐。倘謂列邦聯合。以臨土廷。必足以制之。而土皇固知列國以空言恐嚇。故視如浮雲過眼。益恣其暴虐。猶以爲未足。而列國反佯爲不知也。初土民之虐殺亞兒米尼亞人也。潛匿山中。當時猶畏懼列國也。然今則白晝肆虐於京都。雖列國干涉。使亞兒米尼亞人逃遁土境。幸免積屍成山之慘。然未見經營善後良策。以杜絕土人復作之禍根也。列國豈真有仁心哉。夫行各等惡事。出於土耳其。則人多不怪。何也。夫土耳其一羸弱邦耳。以一羸弱邦。行兇惡無極之事。何怪其然。乃以正義之強國。亦不能阻止焉。豈非古今之一大羞辱乎。六強國若視爲已往之事。而欲以溫柔調停之方。而善其後。殆不悟餘燼未滅。猛火將復燃也。夫列國於前兩年所蘊蓄之意。其故有二。一曰歐洲列國協商。二曰保全土

耳其帝國。然此二端。未嘗施行也。蓋協商之利害。貴能善用其意耳。故用之於公明正義中。則足以收其效驗。而杜絕各國利己排人之念。否則亦一無用之贅疣而已。自千八百七十六年至八十年。歐洲外交政治家等。謂細論辦理伯林條約。不宜關涉東方之事情。然我英國獨以爲非。此時余亦當其局。嘗助一臂於其間矣。所以使土國不得逞其凶惡者。余亦與有力焉。蓋千八百八十年。余聯合內閣。與歐洲諸國。施行千八百七十八年所訂伯林條約。即門得爾我及希臘之事。期於實在施行也。初土耳其抗命。列國遂集艦隊於亞兒米尼亞海面。以示威。然列國所爲。稍有類於兒戲。於是英獨決斷。派遣軍艦。將占取土耳其之要埠。俄皇亞歷山第二。亦翼贊英國計畫。是世人所共見也。當時若能切實施行。則歐洲定爲戰爭之區。自是土皇畏懼。輒聽吾所要求。而門得爾我洛增加其屬土。希臘亦加錫曠利矣。夫所謂歐洲協商者。善用之則有功效。如誤用焉。則必生害也。苟使不以誠信協商。則列國不能同出於一途。土國已察知其強弱之勢。如有強國。渺視協商之舉。則土乘其虛。詭譎萬端。以圖一己之利。即或有協商。恐辦事亦不能活潑。而動多掣肘矣。誠以如一國自行之事。即任其自爲可也。然列國相聯。則舉措定不能一轍。歐洲列國皆懷異志。即相與聯約。以臨土廷。是欲各自行其所欲也。今日之事。亦若此而已。然我英從歐洲協

商已二年於茲。果有何所得乎。果能以正義人情。匡正土國之凶暴乎。歐洲之和局。果能力保之乎。余一言以斷之曰。列國甯加薪以助火。而未見有使其改善者也。吾嘗提倡依據條約。禁遏虐殺亞兒米尼亞人事。或云。何輕信人言之甚也。或曰。是偽託行善之名耳。衆口沸騰。欲阻礙吾所提倡之說。未幾遂有今日之事。夫列國欲維持歐洲和局。每歲養數百萬兵士。銷數萬萬財幣。至前兩年間。未嘗見有禍亂之徵。何歐洲東部。今忽然紛亂。至於如此之烈也。頃希土將交爭。殆亦有理存焉。列邦環視眈眈。無能為力。吾嘗謂由歐洲協商。各執謬見。以至有今日耳。試思往時。未嘗污辱我英體面。所以能獨力處決也。俄皇及其餘君主亦云。須保全阿多滿帝國。而計畫改革善政。蓋此說為昔時把馬士當。爾羅家福等諸政治家所提倡。然在當時。則甚有理也。意者土耳其為歐洲諸國所庇護。得免強隣侵畧。則庶可進於文明之域。此固土耳其所深願矣。革雷米尼之役。戰局既息。千八百五十六年。在法京訂結平和條約。於是土耳其始安矣。邇來二十餘年。該國未能有一進境。而行其所當行之事。徒費內帑。增多國債。遂至強奪債主之貲財。以敢行殘忍之行。歐洲嘗喪人三十萬。費貲三萬萬。以庇護其國。今果有何功效也。誰謂能援土國以躋文明之域哉。觀於日勞家里亞之虐殺。必知余說之不謬也。則今日尚有堅執保全阿多滿帝國之

說指土耳其也

者。吾人欲不疑惑。豈可得乎。革雷得之苦於土國虐政。而欲免其挾掣久矣。今也島人謀抗土國。蓋該島之興義軍。前後七次。亦足知其情形甚迫矣。人情本

樂和局。而相安於無事。然事變至此。豈非天下最難堪之苦哉。蓋此一事。足見土國罪惡貫盈。又可知其無統治之權矣。列國環伺。既知土國無能作為。忽有一小國。希臘突出於土革之間。是實古來英雄滿腔熱血之遺民也。異日幸賴上天攝理。克復

其和局。使革雷得島人樂自主。是非歐洲列國所能為。而實蒙希臘之惠也。

論俄宜取不凍埠口於海參崴

即務拉的倭司託克

以南

譯日本新報西二月十五日

俄國上下一心。懷抱雄圖。虎視眈眈。欲取不凍之埠口於東洋者久矣。達利得窩士土佛新報總理巴哪務論云。俄國將以海參崴為軍港。計議久已早定。唯世人未識其可否耳。尼哥哪務嘗上某大員書。主於在海參崴地面。設立軍隊及商埠。有亞伯羅莫兒者。素精通海軍者也。嘗作論駁之。登載於威得莫斯地報。其言曰。按尼氏云。謂止宜以海參崴為海軍根本之地。則足矣。而尚擬畧取釜山元山旅順等之不凍港。是不過好與外國構釁耳。嗚呼。何惑之甚也。作如此之論。蓋愚謬之見耳。夫我俄設防。本為備我沿海一帶起見。往年干涉中日之事。殆出於一時好奇之故。西伯利亞鐵路。唯為聯絡歐洲與亞細亞之交通。海參崴實為握要之區。可無論已。雖然。苟

我俄不欲日人游弋於東海。又欲維持我俄威力於中國朝鮮等。則須於今日預謀異時之計。以備他時交戰之用。然則及今畧取良埠。預爲之計。是爲最要矣。忖思異日爲我讎敵者。必中國與日本也。然其交戰之地。必在黃海及日本海也。夫黃海之距海參崴。約六百餘里。而自該海至海參崴。必當經朝鮮海峽。該峽狹隘。不過三十餘里。又有日本軍隊。在對馬島及九州沿岸一帶之地。據有堅牢堡砦。則通行之路。必爲其所扼制也。若夫日俄之局。一旦以干戈相見。則日軍必畧取釜山之岡。及旅順等各埠。以爲防備根本之處也。可知耳。卽今日軍不能扼朝鮮海峽三十餘里各地。又恐拒絕我自黃海至海參崴之途也。故我艦隊搭載煤炭。自沙巴林島至戰地。或自海參崴運載兵士及軍糧等。而至黃海。或欲駛回海參崴。修補船艦。則須有護送之艦隊也。蓋海參崴與戰地。離隔甚遠。故致有此不利。況又恐錯用其戰畧也。凡此等議論。雖水師學堂初學生員。亦所洞悉也。尼氏云。我艦隊假令不由朝鮮海峽。而至海參崴。亦別有宗谷海峽在焉。何不思之甚也。以吾人觀之。倘我艦北下。而過朝鮮海峽。日軍未必能截斷之。如昔日法軍困於我莫斯科之時也。試問我國艦隊。卽出於宗谷海峽。將何之哉。又況此處海濤洶湧。日艦又游弋於其海岸也。如欲迂道宗谷。而至海參崴。則奈相隔千二百餘里之遠。何況現又交戰於黃海。自宗谷海峽而出。渺茫之洋。將欲作何事乎。雖有國民艦隊爲援助。而日人善用水雷。如放水雷於朝鮮近海。而轟沈我國民艦。則將奈之何。且海參崴甚寒冷。如當寒暑表降下二十度之時。欲修補各種軍艦。安能利用其船渠哉。故一旦畧取良港。則決無此慮。而各種之事。可立辦矣。抑當戰時。能速修破艦。又能亟致不足之器物。最有關於勝敗之數也。然日本則距黃海百餘里之地。現已有造船所及船渠。況在交爭時乎。現在之海中電綫。亦難必其能通。苟如此。則宜派船艦。以傳使命。設或偶失事機。亦難緩急相應也。俄國利害。既已如此。則豈可以固守海參崴而遂足哉。苟我俄欲壟斷東海之霸權。豈不可留意朝鮮海峽乎。嗚呼。是實爲我俄通路也。雖然。兩岸之山郭水村。非見樹立我俄旗章。而不知我艦隊之安全無恙也。然則我俄當畧取何地乎。又須何時斷行此策乎。嗚呼。此事非可以輕論也。須及時詳加審察。以待叱咤風雲之日耳。若夫徒汲汲講自衛之道。不懷睥睨他邦之志。是安得謂之大國哉。亞細亞洲東方沿岸一帶。土地廣闊。待吾人之藉手久矣。掌握東洋霸權。誠我俄之責任。由是觀之。海參崴不足爲根源之地。昭昭然矣。蓋海參崴不過爲衰弱頹脆之人。宜求偷安旦夕之計耳。

中國政府所聘之水師教習蘭吾那士大佐已到矣。其職務蓋與通申大佐嘗在福州所供之職相同。專教中國水師。初中國政府擬聘教習於英國。英海軍省先具候補人名。以投票選人。而該氏適中其選云。亦可以觀其在英國海軍之名聲何如也。

論俄法交誼日疏

譯國民報西五月十五日

昔俄法訂盟。兩國親密。不啻魚水。近時輕薄忽生。日甚一日。蓋法不喜俄國所行之政策。故現法京人士等。謂俄不復思法之利害也。法京些稟路報云。我國欲俄援助。以恢復奧而賽斯鹿林二州否。如俄能援法以成此事。則俄法同盟誠屬可嘉。不然則吾人未知該盟有何利益也。阿老亞報亦登錄俄外交官所論云。吾未解法不平於俄之故也。俄皇雖援助法邦。而躋諸文明國之列。而未嘗約法。恢復奧而賽斯鹿林之事也。俄又嘗爲法謀利於埃及。又將謀利於土耳其。雖然德固俄之親交。法亦不須遺忘也。俄國羅摩里亞報云。法國之利在蘇彝士運河。而不在土京。若夫摩士科拉士及異日土耳其爲墟之時。須先屬俄。乃地勢使然。故處理土京。俄爲最善。法本於土耳其之事。宜樂居人後。苟不然則俄亦不能與法聯合也。法國政治家爾見那打士亦論云。俄國以埃及與奧而賽斯鹿林之事。愚弄法國。藉以控制英德。俄本欲全獲土耳其。而恐法不願。故欲於東方亞細亞同分其利益也。由是觀之。俄法有猜忌之意。無復可疑。英法之間。自是益密矣。

論地球製鐵之國日盛

譯國民報西五月初九日

英國也。俄羅活報論云。我英昔日爲一大製鐵國。又現居地球之上位。雖謂後數百年亦應如今日。誰敢訾議焉。然評論鐵煤貿易家云。通覽古今東西國民之貿易盛衰史。知家舍兒。偏連使亞。希臘羅馬等。以前亡國之籍。我英異日必追蹤之。夫推測一國之亡。雖非可喜之事。然亦足見新興之國家。將漸侵我全盛之舊業也。夫印度俄國瑞典西班牙美國等。在昔稱爲製鐵國。然英則三分天下製鐵之數。而有其一。矣。及德美等國。此業興盛。英遂僅保其一。唯去年製造稍多。其外法奧比利時加拿大等。亦製鐵不尠。如印度南部及中部。美洲澳洲日本。中國南部及中部。非洲等。未足稱地球之製鐵國也。雖然。新興此業之國。必在東洋乎。東洋諸國。鐵礦富饒。如中國日本等是矣。中國在漢口建設製鐵所。而日本製鐵路及船艦所用之鐵。將出五十萬磅。故設一大製鐵所。其他如澳洲加拿大等。亦將有新製鐵所興設也。要之異日東洋爲地球製鐵之區。可預決矣。

拉美草公司繼興

譯日本新報西五月初七日

拉美草最爲有用之物。邇來世人漸識其多利。於是有公司勃興焉。現在東京有東洋拉美公司。資本五十萬元。又有大日本拉美公司。資本百萬元。又在大阪。有大日本織絲公司。資本二百萬元。其餘靜岡三河福岡等各地。有謀興此等公司者。諸公司招人。教以培植拉美草之法。民人亦樂就焉。忖後數年。必爲興盛之業也。栽培此草之法甚易。種實分根插木伏木等。皆無不可。與植桑樹相同。種實之法。先築土墩。避疾風大雨。常使之燥溼得宜。插木之法。先斫其多節處。約五六寸。乃插之於地。伏木之法。折其幹。埋於地中。三四寸許。乃發其根芽也。分根之法甚佳。是爲培植第一良法。當時苗價約值一仙。且此草能耐寒。故國中到處無不可種之地。而種此草之地。以輕鬆砂土爲最佳。唯種於粘土之處。則纖維剛強。不能爲良絲。種植之時。春秋最宜。須深耕溉糞。勤劬耘耔。既植之後。每月一兩次。必撒水而耕耘。待幹漸長。然後芟艾之。灌溉以水。培養根勢。最爲握要也。此草爲世所注意。自昨年始盛也。今觀諸公司所織造各物。以此纖維織成者。似與蠶絲無別。將來培植此草之法。遍及全國。則國人必常服此物。而蠶絲輸出。日益增多。更足振興國利矣。

按煙燈之多寡。定捐錢之參差。如有以多報少情弊。一經查出。或被告發。立提店主嚴罰。給諭後。設有增減。隨時報由地方官查明更正。換給印諭。印諭每家一紙。如一燈至五燈。概收公費錢一千文。加一燈則加二百文。一年一換。公費照收。其款存留本縣。作爲地方辦公。毋須報部。設有盈餘。或解交司庫。作爲閑款備用。亦無不可。一收捐嚴定期也。城廂內外各煙館。由縣派差。逐日收繳。鄉鎮下邑。責成該管官。汛收繳。無官汛地方。則責成地保收繳。如有設立釐卡之所。卽令釐卡司巡代收。由縣核明彙總。每日應收捐錢若干。仿釐卡繳捐辦法。每旬繳由司庫專款。易銀存儲。報部候撥。不准外省擅自動用。至官汛收捐。不無微勞。應將所收印諭錢。酌量津貼。差保等亦應酌給賞項。以示體卹。如有經手侵蝕。分別追究。如收不足數。勒令地方官墊完。自行追繳。一膏店一體捐輸也。查土棧煙館而外。另有煙膏店。專售膏漿。並不開燈吸食。名爲膏店。實與煙館無異。宜一體飭令捐輸。先予該店流水簿。核其生意多寡。酌定一適中之數。每日或十燈。或六七燈。亦給一印諭實貼。逐日收繳。此項膏店。惟城市大鎮有之。稽查尚易。一切章程。悉照煙館之法辦理。行此四法。實有四難。愚請卽其說而條辨之。難者曰。開設煙館。本于例禁。吸煙之人。不准入官考試。爲上者既不能禁。又因以爲利。是准其私設。而驅民使吸煙也。如政體何。不知洋藥運

入內地實爲中國一大漏卮。捐錢收及煙館實開中國一大利源。害之所在尚且不避。況於有利而無害乎。況洋藥初入內地。僅以藥材上稅。通商以後。遂有值百抽五之例。今則增至數倍。轉爲海關稅項大宗。洋藥既可抽稅。豈煙館獨不可收捐乎。必欲不捐煙館。則必禁止洋藥。不許進口而後可。此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今既不欲禁洋藥之不進口。又不能禁華人之不吸煙。其文空存。無謂甚矣。何如寬文弛禁之爲愈乎。難者曰。煙館小本營生。開歇無常。一聞加捐之令。勢必紛紛報歇。是稅項未必加增。地方適多滋擾。不知所謂加捐者。准其例價之外。每兩加收捐錢四十文。是捐吸煙之人。並非捐開煙館之人。且每日每燈。定以售煙一兩。本從至少之數約計。設售出二三兩。則捐錢亦祇四十文。其餘盡入煙館之私橐。不但無損豪末。亦且隱受其利。彼何苦而歇業哉。吳中城內外。皆有茶捐。每碗捐錢一文。按月收繳。民多稱便。煙館事同一律。何難仿照辦理。難者曰。佐雜衙門。向有煙館規費。恃爲利藪。今若官爲收捐。則佐貳雜職。何所取盈。不知收受陋規。例禁甚嚴。與其私相授受。自蹈憲法。何如明定章程。酌給津貼。每員或三百千文。或一二百千文。酌量所收印諭錢。儘數勻給。內提二成經費。作爲差保人等賞項。在佐雜私取之貲。化爲公費。即煙館奉諭繳捐。不同私設。一切書差之需索。流氓之訛詐。亦可概爲拒絕。此一舉也。有益

於國。無損於民。獨不利於吸煙之人耳。難者曰。吸煙之人。率皆窶貧無執。平時購食已覺竭蹶。再令加捐。是重之困也。設因重困之故。相率戒煙。煙館獲利無多。逐漸減少。則法令亦有時而窮。捐項將從何而出。不知彼既吸煙。必難除癮。當其癮發思嗜。斧鉞刀鋸。全不一顧。豈靳此區區而不余畀乎。西人之言曰。若欲印度人不栽波畢。除非中國人不吸鴉片。果因加捐之故。立志戒煙。以馴至人人不吸。則外來洋藥不禁自絕。在海關少收數百萬之稅項。即民間裕數萬萬之蓋藏。亦即保中國數萬人之性命。特恐癮癖已深。不可復挽耳。總之收煙館捐。聞其名似不美。計其利合天下地丁關稅。一切歲入之數。何止十倍。雖使桑孔復生。起而爲國家興利。無逾於此。今卽和議告成。目前無恙。泰西各國。耽耽虎視。未必不狡焉生心。不急籌餉需。無以立自強之基。欲求自強。舍煙館捐外。別無良法。善治國者。不貴高遠難行。而務在淺近切用。非不知廟堂之上。勝算獨操。何煩下士。鯁鯁過計。所慮侈言西法。曠日持久。舍國家自然之利。僥倖於不可必得之數。一旦有事。從何措手。故竊不自料其卑且賤。直抒胸臆。敢犯不韙。誠能力排浮議。獨斷一心。俯採芻言。上陳 黼座。請 旨飭下各省一體遵辦。則所謂標治而本亦治者。於是乎在。社稷幸甚。生民幸甚。

此論作於乙未之秋。將以上之香帥因聞上海試辦煙捐喜與鄙見相合。遂不果上。既知除上海一隅外。別處並不仿辦。捐數無多。辦法亦謬。香帥旋移節以去。此

論始終未上今請戶部籌還本息摺稱各省覆奏率多空言鮮有實濟此說得行何至部臣疆臣仰屋束手上煩宵旰憂厯哉詎

上某觀察書

某洋員來稿

竊謂西伯利亞鐵路成後俄國有二利焉一為謀國行軍之利蓋厚兵力張國勢於亞洲俄之願也又適值東方多事俄政府動於利害且不顧糜費較多惟期此路之築視原議早成數年一為理財通商之利蓋俄國如振興西伯利亞使其出產即可由此新路直達歐洲而歐俄之貨亦因之多一銷路總之於俄國大局處處有補惟西伯利亞地曠人稀商務之可望於此者非久後不能起色然各國互市如中國日本之與歐洲商貨來往絡繹不絕此路成則行旅與貴重小件無不願就此捷徑所賸與航海之輪船者惟大而賤之貨物而已或問此路之成其有利於中國歟抑有害於中國歟有利則應思所以盡之有害則應思所以制之譬如今有兩國焉皆無鐵路此國忽築一路表延於彼國之邊界則彼國之國計商務皆為所危固不待言也此國之軍朝發夕至及彼國者未到已侵地而踞之矣然則若何而此害可制亦惟有彼國亦築鐵路至此邊界使行軍之速不亞於敵人而已或曰若有鐵路敵人亦不更可長驅直入乎按此係愚者之言也德國見俄法鐵路漸逼己境亦趕即興築以相抵制更有說者前英法北犯京師其軍直入畿輔非因中國之有鐵路也思正在於無路以迅運動王之師耳苟無可恃之軍則鐵路之有無相等蓋侵犯佔踞惟敵所欲俄國之蠶食亞洲土地可為殷鑒然則幅幘遼濶謂其可恃乎哉且無論軌式不同彼車不能行於此軌之上即拆毀軌道亦屬易易汽機可運至內地鐵橋可煨以火藥若欲修理大者非數年不辦設敵人而竟能修理主客相形勞逸仍判抑執中國地廣若無鐵路則敵人不能內進之議者亦知敵之別有良策乎先居邊省固以礮臺旋築鐵路節節而進其將奈何然則中國欲制西伯利亞之害惟有亦興築鐵路而已此特所謂國計行軍之害也若夫商務之害則中國無路其市面勢必蹉乎在俄之後終將全失歐亞來往轉運客貨之利而西伯利亞鐵路之資以養者正賴此利然此利中國非不能奪之於俄也西伯利亞之路係由海參崴經克勃羅夫克勃勒葛夫包欽克耳特克及拜喀爾湖等處以抵阿穆斯克與聖彼得堡并擬自拜喀爾湖築一枝路至買賣城之恰克圖計自上海中國適中之海口由海參崴以達恰克圖較自上海由蘆溝橋以達恰克圖多程約六千里中里故行旅之自上海以至聖彼得堡者穿中國而不繞海參崴則路程較近六千里車票價約少銀七十五元到時約早六十六點鐘貨亦如之將來行旅貨物願出中國而不願繞海參崴之明證也自上海由蘆溝橋至恰克圖每人約收車票價銀一百十二元每日上下搭客祇以二百人計之上海恰克圖一路每年可收銀八百萬元每日貨車上下祇以

二十輛計之。每噸每克依羅密得。可收錢二十文。每日可收銀三萬六千元。每年可收銀一千二百九十六萬元。客貨兩項。每年可收銀一千二百萬元。即此可見中國築路。與西伯利亞路相接之利。又何況客貨之斷不止此乎。俄國有見於此。故急欲得一視海參崴較近之徑。築路與黃海相接。誠以海參崴冰凍時多。凍時輪船不能進口也。然則西伯利亞路之能養與否。全繫乎俄之能否得一無冰口岸。自彼築一枝路。與幹路相接矣。特是中國利害所在。斷不能允俄假道之請。倘俄以此爲請。惟有答曰。中國不能自棄若此。且各爲其民。遲早中國亦必須興築此路。以償俄國欲得一枝路。與黃海無冰口岸相接之願。而保全己之利權云云。再有一要處。預須籌及。倘中國思欲築路。與西伯利亞相接。則須設法使將來中國之路。不爲俄所挾制。可與俄要約。俄運自中路而來貨物之費。不得過於中運自俄路而來貨物之費。且中路於何處與西伯利亞之路相接。須聽中國之便。再如路之如何相接。相接處車廠之造價。與常川經費。如何分派。以及中路或須畧越俄境。以接俄路。俄國不得收稅。等等皆須約定。此外則須擇路。沿鴨綠江而達西伯利亞。固爲最省。然路太短而距內地太遠。利亦最少。終以逼近內地。而至歐洲最近之路爲選。某以爲宜從歷來商貨所經舊路。自北通州以達恰克圖。於此處與俄路相接。蓋由此路。則雖無歐亞來往轉運之貨。其舊有駝運之費。亦足以養之矣。

查閱沿江砲臺復稟

德國來春石泰
略博凱原稿 上元鄭宗蔭譯述

竊照光緒廿一年十月初九日。奉憲委閱長江各砲臺。遵即啟行往勘。自南京至吳淞。逐處詳查。至十一月初七日。閱畢回省。除將各臺詳細情形。及應辦事宜。分條陸續譯呈。恭備採擇外。所有當時要務。關繫砲臺者。游擊等仰蒙委任。難安緘默。謹先爲我大帥陳之。今日中外大局。交涉事繁。若不早圖自強。船堅兵利。一旦海氛不靖。將何恃而不恐。近今四十年來。外洋各國。講求水陸武備。不遺餘力。用致富強。中國乃東方最大之國。地大物博。戶口殷繁。苟能認真講求。當駕泰西諸國而上。豈惟勢敵力均已哉。比年以來。中國何嘗不做西法。而制未盡善。人各懷私。徒事虛文。難求實效。是所望於大帥之垂意焉。陸師現已開辦。當務之急。莫如新式砲臺。雖曰工程浩大。亦宜早籌興築。砲臺造就。配以新式大砲。駐以精練之兵。冀收實用。至於砲臺事務。機密攸關。查德國砲臺。及防守地方。十分嚴密。不准外人窺探。如有漏洩。砲臺事機者。目爲巨匪。處以重刑。中國亦宜仿照德制。慎重軍機。若夫長江一帶。素稱天險。自訂通商條約。遂與外洋共之。江關水深。即大幫兵輪。亦可暢行無阻。且河港紛歧。密如魚網。一朝有警。敵人最易登岸。故不獨防其自下而上。兼須防其自上而下。必使長江阻遏敵船。方爲妥善。擬照沿海設防之法。以固江防。防敵有三。一防敵人船甲堅利。砲能及遠。二防敵率大幫兵輪。突然來攻。沿江砲臺。不能抵禦。

三防敵船能開快車。駛過我砲彈能及之處。既明三防。宜籌三策。一曰利砲宜備。所用之砲。力須及遠。擊中鋼甲。使必洞穿。二曰防守宜嚴。太平之時。如臨大敵。水師陸師皆然。而沿海砲臺。尤宜加謹。三曰砲法宜講。安置砲位。開放子彈。務使穩妥靈捷。兼保砲手不中敵人之彈。此游擊等思。保江防之急務也。謹陳砲臺利弊如左。

一砲臺泥城。突然隆起。泥色淺黃。已爲敵人易見。城上又有子牆。更樓旗桿高門。遙望而卽知爲砲臺。適招攻擊。一受炸彈。毀壞實多。長江砲臺護城。雖皆用三合土築就。質與泥沙對合相同。惟單薄太甚。不能抵擋砲彈。游擊等以拒砲彈之城。至少當以十二密達爲率。其拒槍彈之城。至少當以一密達半厚爲率。

一舊式砲臺。發砲由孔而出。上蓋木板。旁護泥牆。此無用之砲臺也。西一千八百七十年。至七十一年。德法構難。前事可徵。蓋砲孔卽敵取準之物。木板經火。俄傾成灰。泥牆中砲。破碎如粉。雖有大砲。反成虛設。宜用新式。悉廢暗臺。

一現造新式大砲。力大逾恒。臺宜平排。不宜層疊。若前後安設。則前臺中彈。勢必穿入後臺。自伏禍機。非避險之策也。故護牆之高。須對牆後房屋之低斜線。至少約有十五度者。方能不中敵彈。凡子藥房兵房營盤之在砲臺後者。悉宜遷讓。

一砲後置房。臺規所忌。乃各砲臺新造藥庫。均在砲後。且是地庫。庫內潮濕。甚至積水甚深。何能藏藥。且運藥之路。並無遮蔽。亦極危險。此皆徒飾外觀。有名無實。宜悉棄舊謀新。間有高處藥房。亦欠堅固。木門太薄。上又只釘鉛皮。難阻砲彈洞入。亟宜改釘鋼皮。一安砲離地。必須兩碼零六寸高。每三尺爲一碼護牆必須高至兩碼。砲手得庇。庶免受傷。至牆角旗桿更樓隔堆。均爲資敵取準之物。概宜不用。費重大砲。須築土城。十二密達厚。兩砲相離。至少須隔二十密達。兩砲中間。造一牢固房屋。用代隔堆。而子藥房兵房。卽於此存住焉。泥城護牆等處。悉種樹以障之。總以不使敵人望見。方爲至妙。竊觀中國砲臺。及營壘造法。似有意令敵人望見。反恐其望之不真者。意以爲驚嚇敵人也。所見甚左。

一砲臺臨敵。必須同時轟擊。聯絡之法。是爲第一要義。查德國每臺。安設大砲六尊。或四尊。八尊。大小一律。每臺必設一深明砲務之員。認真管理。每數臺設統帶一員。節制數臺員弁。號令出焉。蓋砲臺與海軍交戰。取勝極難。惟有各臺聯絡。聽一人之號令。掛一條之線路。乘師船臨近時。羣砲齊發。方能覆沒其舟。今中國砲臺。砲無定數。有二十一尊。砲爲一臺者。有一尊。砲爲一臺者。臺上之砲。又復大小錯雜。有前膛。有後膛。有六寸八寸九寸口徑。有格林砲。既多寡之不倫。又巨細之無等。不知砲位既異。則子藥亦殊。施放時之先後參差。斷難一致。不知聯絡。安得見功。至暗臺之砲。孤立無偶。更不足

論已。

一砲位錯雜。最爲大礙。即使大小一律。而子藥不便。運用仍是不靈。宜照新法。每砲預備六十出之子藥。子藥房多備軍火。均存儲砲之近便處。以備敵船突然來攻。免致臨時無措。總使砲臺能以聯絡。一時齊發。爲無上上訣。距砲近處。即五條所謂兩砲中間牢固房屋也。

一子藥軍火。既須預備。而用砲不取其最精者。其弊與無砲等。現中國習用之前膛砲。施放之時。甚形遲鈍。求其力猛致遠。運用靈捷者。惟後膛砲爲宜。亟宜一律改用。

一各臺大砲。歸洋人經理者。大致不差。亦知操練。其歸華人統帶者。乾沒砲費。敗壞軍需。流弊不可窮詰。畧舉其失。凡十四端。一各砲無表。漫無準繩。二惜費肥私。油筒淺涸。三砲上零件。久不擦抹。委聽銹黃。四後膛鋼底鋼圈。率多無用。五砲上零件。張冠李戴。視爲故常。六砲上有並無洗把者。有不合用洗把者。七裝配子藥。隨意妄爲。絕不準諸砲法。八彈子與藥。並藏一處。萬一有失。禍不可言。九用沙擦砲。十砲之後膛。與搖手相連處。本有鐵銷。今多將銷遺失。視若本無。十一彈子銹黃。不堪使用。十二彈子上門洞。不爲塵埃所塞。即爲銹門所塞。十三彈子口門螺絲。銹爛無用。十四火藥及彈子炸藥。潮者居多。悉成廢物。此皆游擊等所目覩者也。平時廢弛。不問可知。而中國方謂閱操打

靶。多能命中。不知聞信閱操。先期勤練。縱無虛發。何與戰功。若謂能擊有定之靶。即能擊無定之船。恐未然也。

一華人管砲。凡百失宜。而用藥尤極謬誤。每有長式大砲。應用七孔黑餅藥者。彼乃用大粒石子藥。又用小石子藥。不獨遠近無準。難以命中。亦於砲機大損。即用之輕重適宜。用黑色七孔餅藥十二磅半者。用大粒石子藥七磅。不過僅免炸裂。終不如黑色餅藥能命中致遠也。彈子上用銅箍。復配餅藥放發。其力乃大。鉛箍彈子。亦不可用。砲與子藥。關係緊要。雜亂用之。有損無益。

一暗臺之砲。上用洋鐵蓋板禦雨。即鎮江三處新臺之砲。亦用洋鐵罩子。下用車輪。在洋土砲基上轉動。砲基加至三十密達之長。然砲基太長。倘遇敵彈落上。洋土爆開。砲勇受傷必衆。即洋鐵蓋板。碎過軍務。拆卸稽時。應請照江陰新式砲臺。概用棚布作套。價亦較廉。

一江邊木樁三道。中墊碎石禦潮。立法最善。惟有數處毀壞。宜早修理。免損砲臺。臺之四面。宜掘濠溝。防敵衝突。掘法宜十密達闊。二密達深。敵人來衝。斷難飛越。

以上所陳。皆係砲臺大弊。至逐臺佈置。及應添造新臺之處。游擊等擬議規模。譯述需時。容俟繕定續呈。謹先陳明。伏乞憲鑒。

查閱沿江砲臺續稟

謹將第二批條陳譯稿鈔呈憲鑒

計開

一 吳淞口為長江門戶。崇明一島。間隔江中。分南北路二條進口。北條沙灘甚多。舟行不便。南條中有小島中島。及崇寶沙。故又分南北二路。此二路江水甚深。大帮兵輪。皆得暢行無阻。砲臺處所。上下游須能兼顧。防備斯周。前上第一批條陳中。謂宜兼防者。此也是處砲臺。須防三面。一防上水。一防下水。一防由上海出黃浦入江。而現設砲臺。僅能專擊下水。防守猶疏。其臺上所有前膛阿爾斯脫砲。七寸者五尊。六寸者四尊。十寸者一尊。四寸者六尊。後膛八寸者一尊。裏面左右。又有七寸前膛者二尊。共大砲廿三尊。內只三尊後膛。近時利器。後膛為貴。前膛不合新法。請概勿用。已於第一批條陳言之。臺之造法。實為大誤。擬請改造新式四臺。第一臺用廿八生的密達後膛大砲六尊。第二臺亦然。第三臺用廿八生的密達好回石砲四尊。第四臺用七個半生的密達快砲六尊。以上四臺。皆保南口。快砲兼防陸路。吳淞燈塔處。只有數尊舊砲。迎送官差。別無他用。宜悉除去。改置十五生的密達大砲六尊。保護黃浦與吳淞溝。吳淞溝支流三

此大英文報內地人名無不詳載。故併入下期。合壁表內。此以。轉。不。作。信。內。書。
又續收助貲諸君姓氏。以後諸公。續助之款。請在信內書。明姓氏官階。以便登諸報末。幸甚。

宋祝三軍門助銀壹百元

張樹軒

助銀壹百元

本館告白 啟者自去秋以來定報 諸君有遷居他處並不前來知照者以致所定之報無從寄送存積甚多茲特登報告知請即前來收取惟必須將本館所出之收單同行寄來庶有所稽考不致貽誤此白

附勘誤記 第二十六冊論說第三篇其目應作總論 民義第一 屬稿時未及審定誤作民義總論茲特為更正再格物質學一書係上海中西書院監院潘君 慎文所譯印專言物質之學二十五冊報告白作上海益智會新譯印格致質學專言化學係屬偶誤並為勘正以免誤會

本館告白 啟者數月以來屢荷 海內大雅在書惠教拳拳盛意感佩靡既惟有數君來書未寫明復書當寄何處未從裁答良用歉然今特謹將 台銜登諸報末計劉君 棣一書錢君 鏞一書韓君 鏡一書胡君 咸章一書若承不棄請見報後再將住址 台號在書見告俾得速復不勝銘感 梁啟超謹啟

本館發售書價目 去年報 起一期 二元五角 去年報零售 一角八分 本年報 全年四元 本年報零售 一角五分 西學書目表 三角 代數通

讀西學書法

藝錄 一元 天文地理歌畧 竹紙二角四分

本館代售書目 欽定滿洲源流考 八角 欽定皇輿西域圖志 二元四角

安徽全圖 八角 格致古微 竹紙一元五角 火器真訣 一角 傳音快

字 一角四分 密電簡表 八分 地球圖 洋紙 四角 恒星圖 一角

以上所定價目均係實洋不折不扣

再代售各書因所存無多又或甫經寄到即已消罄故現定除本埠外其餘各處概不躉發如寄貨定購本館苟有存留即當照奉

本館告白 本館有友自外洋歸攜新法影燈一座徑寸照片現出山水樓臺盈丈各景雖戲具亦光學也今往蘇州願與眾觀惟所用電油價甚昂故每人收工本銀二角 在侍其巷本報分館內

務農會助款諸君姓氏

松鶴齡方伯助銀壹百元 桂蕪亭方伯助銀壹百元 張季直殿撰助銀伍拾元

沙健庵太史助銀壹百元 林迪臣太守助銀壹百元 狄楚卿大令助銀伍拾元

吳堅庭廣文助銀壹百元 朱閻樞廣文助銀壹百元 馬芾亭上舍助銀壹百元

